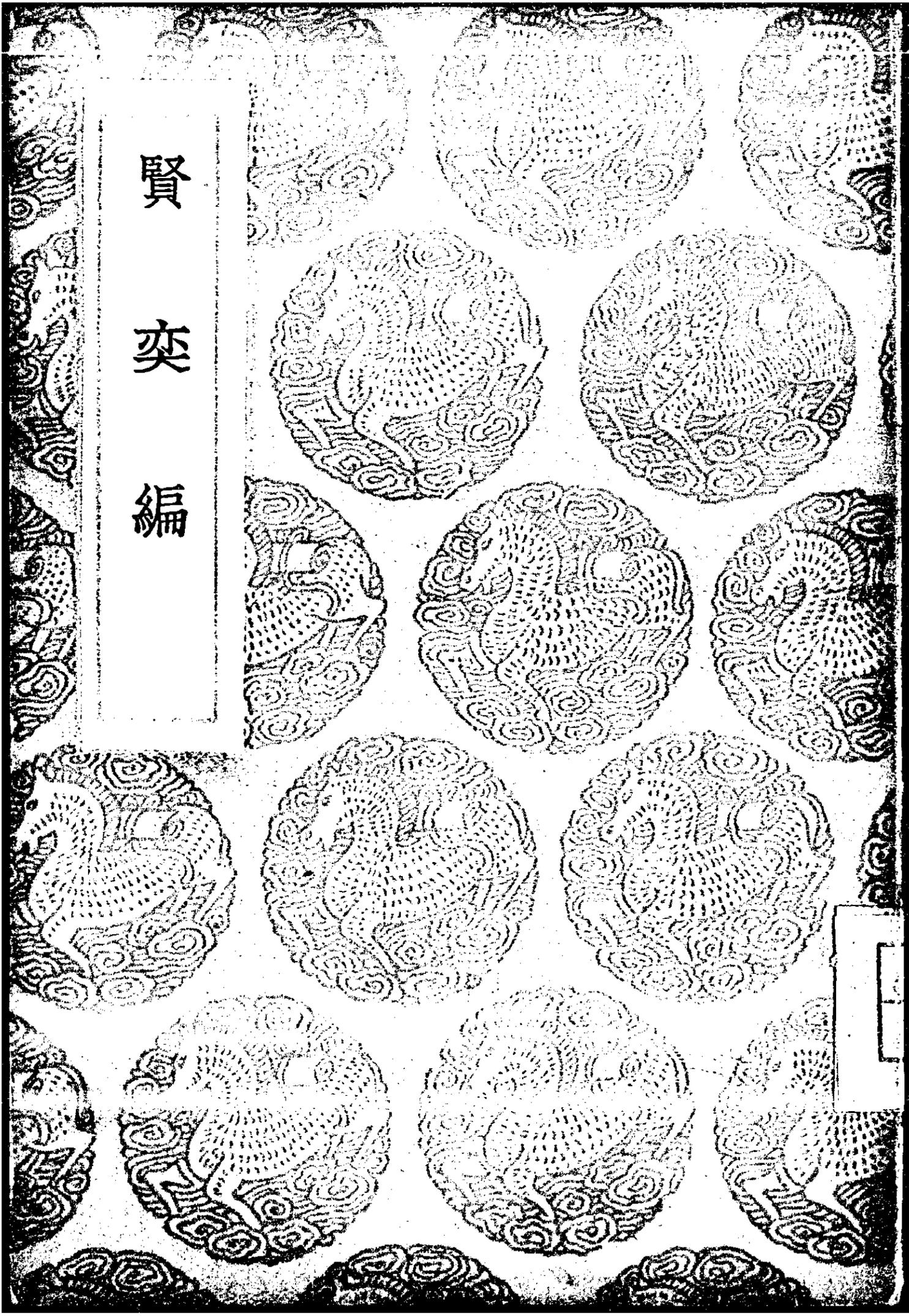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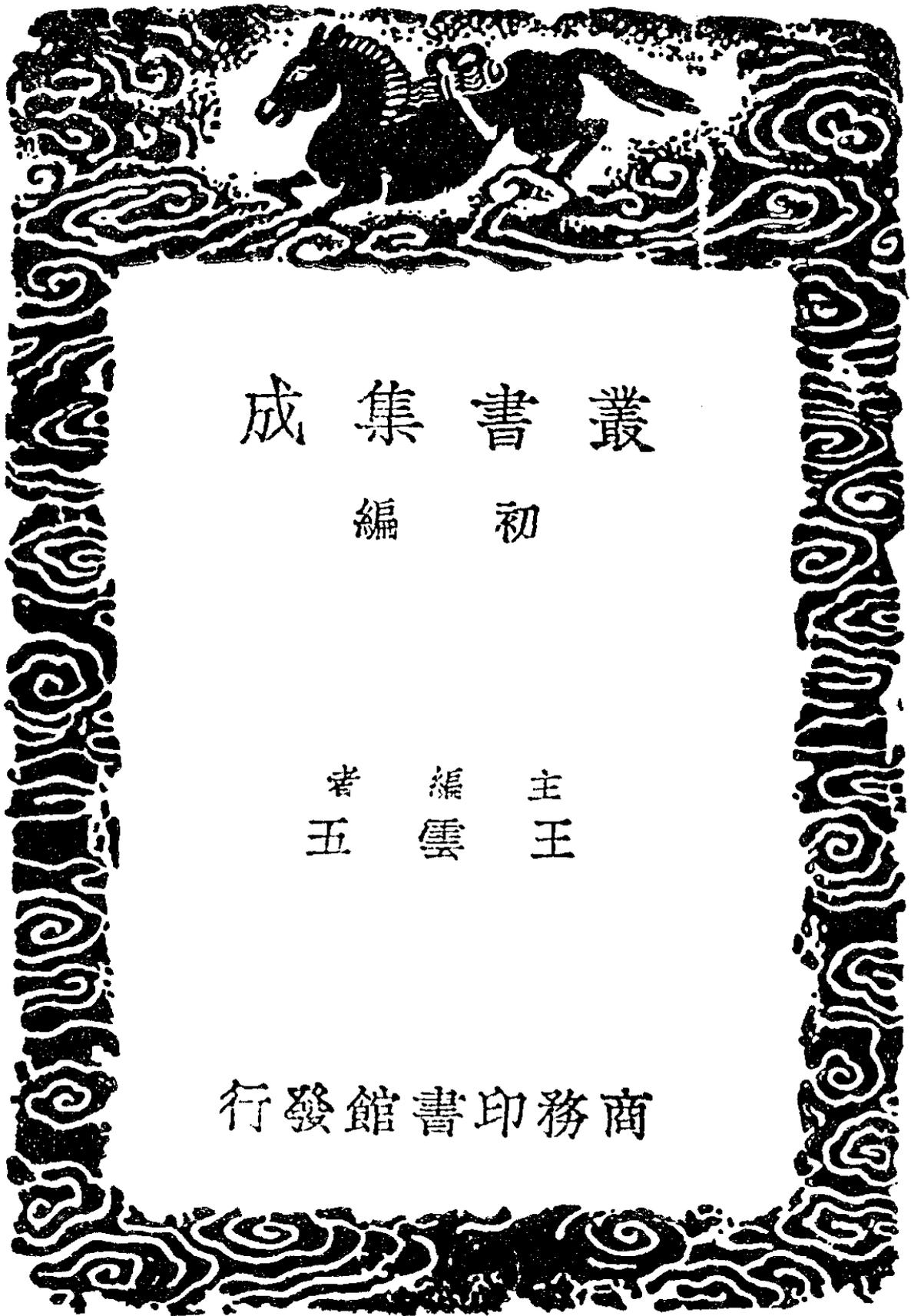


賢  
奕  
編





叢書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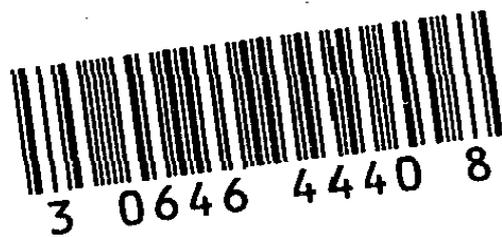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賢奕編



劉元卿編纂

本館據寶顏堂秘  
笈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 賢奕編序

余性拙。不曉博奕。客至第相與對坐。又不善勸酒。客或欠伸苦之。因飽食之暇。輯古今人言行可爲法戒者。粗作區目。客至焚香拭几。取書讀一二品。以代弈棋云爾。讀者因有所觸動。豈獨曰。猶賢乎已。類凡十有六。蓋余嘗從田墅間。聞諸長老譚宣正成弘開。民物殷盛。閭閻熙熙。由時一二元宰哲臣。器局宏深。質行方正。故里風朴略。古意盎然。今民舍無不有愁歎聲。而尙習日侈。則士節之不立。士節之不立。則器不足居之。總其本原。暗於學。斯所繇不能行古之道也。與述懷古第一。次廉淡。次德器。次方正。繼之以證學。學明而倫修矣。故敍倫次之。而家正矣。故家閑次之。家閑則官政立。官政立則仁澤遠。仁澤遠則幹局宏。故次官政。廣仁幹局。孰質不才。孰心不仁。有其蔽之。政乃弗達。斯孔子所由得之。不得曰。有命乎。受之以達命。維僊暨佛。蟬脫塵埃。富貴浮雲。所謂禮失而求之野者。受之以仙釋。豈惟仙釋。夫物則亦有然。明於庶物。君子存之。抑人有言。道在糠粃。是以或罕譬而喻。醒於指陳。或前言戲之。莊於法語。或曲引輪迴。威於斧鉞。故復述觀物述警喻。述應諧。而以志怪終焉。

癸巳端陽。安福劉元卿書于章南館之處仁堂。

083  
1124  
2:2940

# 賢奕編目錄

## 第一卷

### 懷古第一

易服還里	文公古道	東山筮仕	相國野飲	冷壽光牒	古人稱字
洛中風俗	文貞歸省	枯魚餽相	戴笠乘驢	二公可法	大宰步行
馬卒同衾	莊事先輩	拔秧布田	蒼頭買油	三君厚德	上京乘馬
方公端毅	步入司門	鎮江雅會	憲使明農		

### 廉淡第二

布裙曳柴	賣犬資奩	陸公責侄	景仁茶具	日知辭官	鹽豉棋子
文穆卻鏡	魏公還帶	之翰辭硯	長公惜福	食肉見疎	官下買物
希文三婢	張公儉約	元衡儉說	羣兒作息	殺雞大費	白袍點墨
筮仕卻驢	蒲蒨御史	西涯還帕	戍邊謝餽	籍沒顯廉	責子烹雞
忠宣糟蝦					

### 德器第三

丙吉容吏 麟士還屐 壯哉雀鼠 行儉碎盤 銀杯羽化 不校狂生  
竊藏不問 養且雅量 韓公盛德 失劍不言 汲引萊公 受欺不辨  
李京焚帖 善處小人 口稱弼弼 務掩人過 楚材解讎 夏公大度  
釋憾薦賢 不罪驛官 莊渠長厚 不校前侮 屠公包荒 失褐不認

方正第四

常林抗禮 范鎮不阿 蕭引持正 自恥呈身 師道風節 傅察辭婚  
忠襄焚衣 不拜帝師 不畏中官 東州正言 立齋偉節 仲默抗直  
衡山持操 不謁中貴 不私兒壻 自焚關節 不狗權璫 以身庇民

證學第五

貴學賤思 子野導君 文莊芸喻 創悔屠豕 省訟鬻產 目攝吳生  
簿書卽學 自省先人 呂公忘己 三轉良知 白下論性

第二卷

敘倫第六

上君畏臣 任臣不疑 列精子高 齧指心動 懷肉自誣 月明跪缶  
新宅推兄 王旦友愛 原虛感悔 兄弟爭戍 梁鴻高義 命婦顯夫

曲江小友 白生交情 吳公友誼

家閑第七

石奮勅子 遣子一經 柳氏家法 杖落金魚 索杖詬子 程氏母儀

申國內教 寶儀嚴重 王門素風 希文焚幔 了翁童訓 深夜驗問

溫公家政 賈公戒子 孝肅家訓 橫渠養正 金谿陸氏 浦江義門

文恭嚴父 石潭義方

官政第八

如入暗室 卿譜不載 元之下士 盧坦名言 一切報罷 范公起廢

曲全下吏 不言帷箔 事貴詳審 養兵便民 三人推車 叱去例簿

試科展限 存齋在家 關吏直挺 韓公攬柄 薦士識士 薄譴宦官

荆門善政 西山治績 伯子化民 蘇公禁溺 呂公官箴 政戒兩探

梅薦常秩 三公卻賄 不喜彈劾 陶公仁言 散錢貫索 石門議論

爲令要領 兩溪治河

廣仁第九

元振助喪 鎮江太守 紫府真君 周氏賢德 王曾取女 呵六作五

掩骼埋胔 不受淫奔 平園活吏 政事及物 獄官賢妻 福建士人

王公幾諫

幹局第十

鎖熊櫃中 處分譁卒 三公處變 魏公蠟書 再遇多智 蘭姐擒賊

敗皮煎膠 濠魚不禁 落簪舟底 文正留身 賃借簷瓦 易去偽詔

計擒叛將 巧疏滯錢 趙公慧智

達命第十一

方叔下第 富陽三古 誠齋任運 禍福倚伏 方滋晉用 韓氏夫人

顯道夢徵 吉凶在人 郭張奇遇 柳庄星術 數不可逃 韓夢捧天

婚姻前定 禍福由命

第三卷

仙釋第十二

師惟度我 玄宗正訣 囚持杯水 真如變易 道無明晦 擁爐悟道

道在鼻尖 有箇見處 解禪六偈 河陽豬肉 木犀花香 無始習氣

雪竇禪師 蠅鑽故紙 不加不損 黎子雜釋 佛本於老 讀普門品

朱子語略 回回尊孔 儒門淡薄 景仁達佛 無垢談禪 耿公距敵

觀物第十三

高聽嗜殺 泉海巨魚 上林慈鳥 海鏡水母 孔雀愛尾 義諭報德

愛犬活主 乳狗復仇 象猴感舊 玉京狐燕 猿子死孝 潛溪紀事

鷹攫隸巾 金陵義貓 隴山鸚鵡 長安仁鵠 夔齋烈馬 寺犬鳴冤

獼猴世情 自藏六根 鸚鵡求道 誌公鳩偈 瀛水二鳥

警喻第十四

舍糴戶田 盲子問日 操舟天幸 竊履釋疑 鷓鴣東徙 墨魚巧護

荆山麝臍 櫃金求富 寸鐵殺人 官舟多敵 陽晝論釣 猩猩嗜酒

物有相假 新婦至言 黎丘惑似 教子私藏 蝮蟻死怨 麋鹿狎犬

南岐安瘰 黠獠媚虎 南方沒人 黠兒竊李 習見先入 田韓畫本

執泥繪像 山魅漆鏡 貝母治病 活人忠告 以水喻性

應諸第十五

里尹昧我 指雁為羹 道在舟橋 盲子墜橋 妻子索痒 甲乙相詬

拈金自累 乍解張皇 夸父名貓 兩生同病 粵令嗜諛 習氣難祛

二女護吃 緩辭救燬 沈屯多憂 偷兒脫死 漢村三老 僻陬三駭

不識青衿 性嗜臙羹 大癡善諷 侍郎割碑 鵝鴨諫議 天澤口業

僂耳試筆 壯輿謫誤 彼有淫具 瓦衣不漏 并禁月明 僖宗擊毬

貢父課馬 逆取順守 蘭亭在此 掣轉公頭 作偽日拙 傍人門戶

酷信風水 兩瞽相觸

第四卷

志怪第十六

賊殺王蘭 妙寂復仇 泗州屠沽 掠剩使者 春榜措名 三刀不死

代國殺妖 非熊前生 死不忘廉

附錄

閒鈔上 閒鈔下

# 賢奕編卷之一

安成劉元卿調父

懷古

王沂公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府帥命父老妓樂迎之近郊。公乃易服乘小騎由他門入。遽謁守。守驚曰：已遣人郊迎。何便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太守致迓。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誑迎者爾。守嘆曰：君所謂真狀元矣。

朱文公與慶國卓夫人書云：開尊意欲爲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竊以爲不可。人家子弟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爲此官。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愴然。恐意營一稍在人下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

楊東山言某筮仕爲零陵簿。太守趙謚丞相元鎮子也。初忝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卻請主簿。客退。趙具冠裳端立堂上。凡再請。某不動。三請。某解其意。遂趨。一揖上階。稟敘禮數既畢。一揖徑入。更不延坐。某退而抑鬱幾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歸。誠齋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意猶未平。後涉歷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尙有前輩典刑。



錢文僖留守西京。有郭延卿居水南葺幽亭。栽花。足跡不及城市。時年八十餘。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卽屏騎從。徒步訪之。延卿欣然笑曰。陋居罕有過從。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對花小酌。遂進陶尊果。蔬。文僖愛其野逸。爲引滿不辭。旣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相與大笑。又曰。尙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杯。禮數杯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願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因稱嘆累日。

周益公藏歐陽公家書一幅。紙斜封。乃冷壽光牒。其詞云。具位某。猪肉一斤。右伏蒙頒賜。領外。無任感激。謹具牒謝。年月日具位某牒。蓋改牒爲狀。自元豐始。日趨於諛矣。且前輩交際。其餽止於如此。未嘗見其豐侈也。

魏崔山云。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孔門諸子多稱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子思弟子也。亦稱仲尼。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惟子房一人得稱字。世有字其叔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今惟平交乃稱字。稍尊貴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矣。

今人飲饌。務尙豐腴。一筵之設。水陸畢具。賓客入口無幾。堆盤累碟。深杯大瓢。祇以厭飫諸僕從耳。不知此何益也。宋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爲郡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沾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殺止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

士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卽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俚。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公之在洛也。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爲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閒一日。今人盍少思此事。惜福養財不細。楊文貞公士奇。以元宰歸省。過湖中。邂逅一張叅政者。風駛舟上下。則各舉手一笑。竟別。抵維揚郡。守令先日候無耗。翊日舟至。守令竟不相聞。過去訪友人。則相與聯寢語達旦。自常廩外無別供。鄉人得以隻雞束薪相辭受。其簡易如此。

趙司成永號類菴。京師人。一日過魯學士鐸邸。魯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爲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公曰。吾當與公偕。公以何爲贄。司成曰。帕二方也。魯公曰。吾贄亦應如之。入啓筭。索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家人取之。家人報以食僅存其半。魯公度家無他物。卽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稱祝。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卽事倡和而罷。

劉忠宣公大夏。自戶部侍郎予告歸。構草堂於先壘之次。讀書其中。作東山賦以見志。平生不爲人通私書。請托藩臬守令往造者不謁謝。薄田僅足供衣食。里鄰或肆侵奪。任弗與爭。公言財貨須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己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况官貨悖入者乎。後起大司馬歸。仍居草堂。再著東山後賦。戴笠乘驢。往來山水間。

章文懿公懋。嘗謂門人董遵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尙。非也。聞薛文清公居家留客。止

用一雞黍。盛以瓦器。酒三行。就飯而罷。又魏文靖公居家。客至必留飯。止一肉一菜。雖不之公府。必回訪舟次。有所相遺。必答禮。不虛受人惠。此二公可法云。

大宰漁石唐公致政家居時。出入惟徒步。有陳大恭良謨者說之曰。翁官居八座。年邁七旬。故天下大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願欲過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步行。未嘗乘輜。姪朴菴公名拯 侍耶及竹澗潘公希賢 侍耶俱守此禮。吾安敢違耶。吁。浙有楓山。殆猶魯有岱嶽。其遺矩所留。諸公皆率履弗越如此。

魯文恪公鐸爲舉人時。屬遠行。遇雪雨泥濘。夜止旅舍。宿憐馬卒寒苦。卽令臥之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馬前怎得浪驅馳。凡由父母皆言子。小異閭閻我卻誰。事在世情皆可笑。恩從吾幼未難推。泥塗還藉來朝力。伸縮相加莫漫疑。今富貴家子弟。鞭撻童僕。不知輕重。忍視骨肉疾苦。殆猶秦越。獨何心哉。

尙書韓公邦問。與陽明王先生父海日翁同輩。先生事之甚謹。一日冬至節。皆赴公所稱賀。先生貂蟬朝服。乘馬而趨。俄從人報韓尙書在後。先生亟下馬。執笏立道左。韓公至。不下輿。第拱手曰。伯安行矣。予先往。遂行。先生俟其過。乃上馬。當是時。韓公偃然以前輩自居。先生欲然不以伯爵自重。古道兩足徵云。○甘泉湛先生九十餘。過吉州。遊青原山。東廓鄒先生率同志友數百人走迎。且戒之曰。湛先生當茲高年。猶殷殷訪友如此。卽此可證其學矣。古云。憲老不乞言。吾儕第應憲之。更不容出一語。煩聒先生也。晨夕

定省食而執醬執醕。一遵古養老禮。維時先生年近七十矣。蓋以湛先生爲師。王文成莫逆友。故事之謹如此。

吳冢宰公琳入吏部。尋以老乞致仕。旣家居。上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公旁舍。見一農人坐小几。披袂布田。貌甚端。使者問曰。此有吳尙書家何在。公斂手對曰。琳是也。使還白狀。上益重之。復召入爲原官。耿文恪公裕官禮部尙書時。嘗語人曰。吾暮自部歸。經過三原王公之門。輒見其蒼頭市油。念吾自入仕。未嘗市油。心竊媿也。朝士嘗言王公子自三原來京省。公自僱一騾。毫不干有司。一女適宋監生。止乘兩人所昇肩輿。其朴如此。

屠襄惠公浦致政歸。營第宅。前爲老嫗敗屋二楹。適當門。使人從容譬說欲券之。嫗曰。此吾死所也。鬻則須徙。老寡將安歸乎。公曰。今鬻而不卽徙。但去敗屋而更新之可爾。嫗曰。如是幸甚。公乃出柴薪二錠付其子。久之。嫗告公曰。賴公之賜。今已立業娶婦。擇日當徙矣。公曰。嫗幸得所。其如去舊隣何。款以飯食。爲之惆悵而遣之。○鄞洞雲張翁。是尙書文定公邦奇父。公爲學憲時。廳事僅二楹。旁一楹。故是叔所居。叔有宿逋。求售。公倍價得之。告於翁。翁問價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潛然淚下。公訝問故。嘆曰。吾想異日更羆。撤彼舊居。其夫婦何以爲情。公爲惻然。欲取券還之。翁曰。毋計其銀已償人矣。可若何。公言當併其價不取。翁始欣然。○王端毅公恕家居時。見子姪易鄰居爲業。公呼而讓曰。是世與我比居者。何忍令其遠去。乃召之各還居。給以原券。不問價。按昔趙清獻所居甚隘。子姪以厚貨易隣居。公不樂曰。此翁三世爲隣。

忍棄之乎。命亟還之。并其直不取。蘇長公買陽羨田。聞田主嫗泣而還券。事亦類此。許襄毅公進。成化中以御史起復上京。惟乘馬。其配高夫人素病眩暈。不能御車。亦騎而從。竟不索轎。時仲子司徒誥方在襁褓。叔子少傅讚在妊。而司馬論則其季也。三子既皆登上卿。諸子姓列大夫。牧守郎官者以十數人。皆推公之能讓福云。

方司徒公鈍。當分宜柄國時。寵賂滋章。天下士宦靡然願化。公獨峻卻餽遺。其人或言此具薄俸。非取諸民者。公曰。汝俸幾何。柰何推以遺我。汝不能其官。我不能爲汝庇。遺我何爲。或復曲爲詞曰。此書一帙耳。公又曰。余自入仕。所習惟一大明律。何暇讀他書。竟不受。有郎差臨清者。諄諄誨之曰。往聞薦紳過此者。必具豐饌華燕。今民窮極矣。如此皆膏脂。非爾我所籍以奉人面皮者。召同鄉中士紳飲。序以齒列。不論官。座中常有進士。以齒加於京堂上者。具嘗惡草。而情固款洽也。嘗訊諸進士曰。汝輩幾人一寓。幾人一隸。大都所言皆前輩時事。時套若勿聞已。

周中丞公延初第時。與其里中進士曾某同觀政刑部。共僦一寓。共賃一馬。更乘出入。一日公先入部。方回馬趣迎。曾未及至。而司寇公適蚤至。鳴鐸升座矣。司寇視班行。曾不在。詢其故。公前以實對。司寇公大詫曰。今進士俱乘馬耶。亦大異矣。予觀政時。一僮攜冠服。徒步至司門。乃服之入也。今士風卽至於此。爲之三慨焉。吁。使司寇公觀今士習。慨又何如。

吳大宰公嶽守廬州。時中丞南明王公廷守蘇州。二公同年友也。一日以公務會於鎮江。吳折柬徵王公

爲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許。蔬一束。於舟中。屏驕從趣。王公同舟往。王公熟視其具。笑曰。兄昨折簡相徵。具止是耶。曰。吾兩人自足用。多具何爲。比至命庖人。卽所載治具。相與論心盡歡。竟日而還。黃憲副公卷解紱歸。春夏間驅家衆田作。而獨與其配操杵臼。炊釜作飲食。躬荷而饑之。嘗假農具隣舍。隣舍子欲舁送之。公曰。假我具甚幸。柰何又妨汝務。遂自肩之如田。公性故孤介。惻朴而甚好客。客至座已。徐起臨庖。服犢鼻衣。治具具無兼味。治畢。乃盥手更衣出。率以爲常。耿先生一日偕元孚周進士候公。公歡甚。縱談名理。因及疆場時事。奮然有請纓之志。移日不輟。已有婢從屏間稟曰。烹雞熟矣。請割。時劇談方適。公曰。少需。如是者三。此公談益劇。乃命婢曰。汝姑自割。旣供饌出。截肋狼籍。不爲意也。先生退謂元孚曰。吾與子今幸游羲皇世矣。相與嗟嘆不置云。

### 廉淡

王良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謝石奴請吳隱之爲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齋沈香一片。隱之見之。投於湖亭之水。謝大傅嘗造陸祖言。祖言都無供辦。兄子倣密爲具餐。大傅旣至。祖言所設茶果而已。俄而倣遂陳盛饌。

珍羞畢具。客去。祖言大怒。責數俶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杖之四十。

范蜀公與溫公同游嵩山。各攜茶以行。溫公以紙爲貼。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

李日知爲刑部尙書。累乞骸骨。玄宗許之。日知初不謀於家。旣得請歸。卽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人亦何厭之有。若厭於心。無日而足也。旣罷。不治田園。惟築臺池。引賓客與娛樂而已。

范氏自文正公貴顯。以清苦儉約稱於世。子孫皆守其家法。忠宣正拜後。嘗留晁美叔同七著。美叔退謂人曰。丞相變家風矣。或問之。晁答曰。鹽豉棋子上有肉兩簇。豈非變家風乎。聞者大笑。

呂文穆公蒙正爲丞相時。朝士有獻古鏡以求知者。言能照二百里。公曰。我面不過楮子大。安用此爲。王文正公旦居家。嘗有貨玉帶者。弟以爲甚佳。呈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乃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研有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研以石潤爲貴。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得一担水。纔直三錢。竟不受。

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錢。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計日分之。貯其餘以待賓客云。嘗與李公澤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

仇大然守四明。雅愛一幙官。一日問及日用多少。曰。早具少肉。晚菜羹。大然駭曰。某爲太守。居官不敢食。

肉。只是喫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

歐陽永叔與其姪書云。歐陽自江南歸順。累世蒙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昨書中欲買硃砂。吾不少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除衣食外。不買一物。汝可觀此爲戒也。內翰蘇公題其後曰。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於私。乃見真僞。

范文正公爲吏部員外郎。出守時。有三婢。及官大歷二府。以至於薨。凡十年。不增一人。亦未嘗易也。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

李元衡儉說云。與其貪饜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而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王荊公居鍾山日。與金華俞秀老過故人家。飲罷。小憩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數件。皆黃白物。意吏卒所竊。使人問之。乃小兒適聚於此。食棗栗。盡棄之而去。荊公謂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閱富貴。如羣兒作息。乃可耳。

軒輓爲浙江按察使。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約諸僚。三月出俸易肉一斤。故舊經過。輒留飯。飯惟一肉。或

至殺雞。皆驚異曰。軒廉使殺雞爲客。大破費。天順間。首用公爲刑部尙書。請告陸辭。上問公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公頓首謝。

山雲出鎮廣西。有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公進之曰。世謂爲將者不計貪。我亦可貪否。牢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有一沾污。如白袍點墨。不可湔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饋送。却之則疑。且忿。柰何。牢曰。居官。饋貨。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邪。公笑而納之。鎮廣西踰十年。廉操始終不渝。固不由牢。牢亦可尙云。

天台魯中丞穆登進士後。還鄉杜門讀書。絕迹謁請。嗣戒行還京。有司具腴贖贈之。固辭弗受。或曰。行以贖禮也。柰何拒之。魯公曰。筮仕之始。未有分毫益於鄉里。而先厲之。忍乎。嗣劉忠宣發解時。臺司檄有司。佐贖公里中阻饑。懇辭之心。與魯公同。窮視其所不取。達可知已。輒近世俗子。一離鬻序。希覬有司。如責債夙負。識趣若此。世何賴焉。

憲副劉公仁宅。華容人。忠宣公父也。永樂初仕爲瑞昌令。邑人嚴某令高安。同入覲。文定遣一价往矚之。价還白公曰。嚴丈富貴。雅稱官也。劉丈藁蓆布被。瓦盆煤竈。猶然窮人耳。公心識之。劉與嚴皆公隣邑人。且有嫌。嚴賈劉。特先見。贄以幣。公麾之。劉嗣見。具茗一袋。蜜一缶耳。公嘉納。尋擢爲御史。劉公爲御史時。六七人共一馬。更迭出入。常與同僚約過除歲。各具一肉一蔬。或具肉二豆。酒一壺。同僚深訝其奢。公出所有。惟一枯魚而已。後陞廣西憲副歸。囊惟七金云。正統間。文定以展墓歸里。劉公時爲御史在京。公還

朝過華容。便造焉。問忠宣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隣家磨麵去。乃起徧視家中。所有。遂引忠宣詣寢室。見牀上惟蒲蓆布被褥。喜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職矣。

李文正公東陽。幼負雋才。藉有清譽。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其慄。輒就日而暴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張尙書邦奇。公門人也。一日侍坐。有興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京。絨兩帕四扇。令從吏饋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柰何。吏頓首于庭。乃啓絨取扇。而歸其帕云。

劉忠宣公大夏。戍肅州。行時。故人贈遺悉謝絕。止受同年李文正一羊裘。至肅無資。諸司憚瑾。毋敢館穀。三學生徒輪食之。有總戎某。公所舉者。遺百金。公不受。參將某遣使致餽。勅其使不受。亡返。公曰。吾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錢。若受此。僕竊之逃。不將隻身陷此邪。尋同戍鍾尙書橐貲。果爲僕竊而逃。人服公先識云。

于肅愍公謙被害時。籍其家無長物。惟上賜盔甲袍帶。未幾。代公尙書陳汝言敗。上曰。于謙囊橐罄。汝言賊穢山積。賢否相去。奚啻天淵。石亨害公者。從旁聽上言。低頭大慙。○秦襄毅公紘被逮時。上命大監尙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言公貧狀。上親閱其貲。嘉嘆良久。立釋公。且賜鈔萬貫。旌其廉。○劉忠宣宣召時。戶侍劉宇覬柄用。秦陵鑒識其人曰。宇小人也。而宇故恨公。不爲已地。尋附瑾。得入政府。嗾瑾曰。籍劉尙書家。可得幾萬金。瑾因矯制逮公。屬官校羅某闕公貲產。羅至。廉知公貧。餽羅以酒器。固辭不受。惟索詩一律載之。夫貨賄未有悖入不悖出者。三公以籍沒益顯其廉。先識此耳。俾分宜輩

蚤能識此。奚肯以身爲溝壑。以家爲外府。藏蝸囊虺。以自毒害其子孫哉。

胡公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居一月。烹二雞。胡怒曰。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令終。爾如此。不爲吾累乎。胡三宰大邑。不攜妻子之任。或謂之。胡笑曰。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哉。及登仕路。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喪所守者多矣。矧婦人小子。尤易惑也。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爲累耳。

董損齋公成進士後。以差過岳州。時劉忠宣公宅憂在里。造謁焉。忠宣留之飯。飯麥糲。饌惟糟蝦。無他具。公因感省。終生持雅操云。噫。嘻。賢喆之相與以有成也。豈在情好周洽。語意懇款哉。雖然。亦存乎人耳。昔胡紘。曠晦。菴無隻雞斗酒之共。而釀成禁學之禍。董公願以是感奮勵修。其識豈不遠哉。

德器

丙吉爲相。寬大好禮讓。掾吏有嗜酒者。嘗從吉出。醉嘔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污丞相茵耳。

沈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卽跳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

張士簡嗜酒疎脫。於家務尤所忘懷。在新安時。遣家僮載米三千斛還吳。耗失大半。士簡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問。

唐裴行儉嘗賜馬及珍鞍。令史私馳馬。馬蹶鞍壞。懼而逃。行儉招還之。不加罪。初平都支遮旬獲環寶不賞。蕃酋將士願觀之。行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瑪瑙盤廣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

柳公權善書。公卿贈遺鉅萬。多爲主藏堅所竊。別貯杯盃一筭。絨膝如故。其器皆亡。訊之。乃曰。不測其故。公權笑曰。銀杯羽化。不復致詰。

李文靖公沆字大初。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失。公遜謝曰。俟歸家當自詳審。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安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踉蹌再三曰。屢求退。主上未賜允。終無忤。

張文定公齊賢爲江西轉運使。一日家宴。奴竊銀器數事于懷。公自簾下熟視不問。後爲宰相。名下厮役皆得班行。此奴竟不沾祿。奴乘間請曰。相公獨遺某何也。公憫然語曰。爾憶江南盜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今備位宰相。安敢以盜賊薦耶。與爾錢三百千。可自擇所安。旣已發汝平昔。當有愧於吾。不足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謝而去。

王文正公且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家人欲試之。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飯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又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于公曰。庖肉爲饜人所私食。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盡一斤。固當飽。今其半爲饜人所度。公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耳。其不發人過。類此。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令侍兵持燭作書。燭及公鬚鬚燃。公以袖摩之。作書如故。少頃回顧。已更他兵。公恐主吏鞭之。亟呼曰。毋更渠。今固當辦此。

彭思永。吉州人。始就舉時。貧無餘貲。獨持數金釧。棲旅舍中。同舉者過之。出釧相示。客有私其一於袖者。公知不言。衆皆驚求之。公曰。數至此耳。將去。袖釧者揖而釧墜。衆始稱服。

王大尉薦寇萊公爲相。寇公數短大尉于上前。而大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大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大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大尉。

眞宗出喜雨詩示二府。王文正公袖歸。諭同列曰。上詩有一誤字。王欽若曰。此亦無害。欽若退。密奏之。翌日。上怒謂公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來。公再拜謝。樞密馬知節具以實奏。又曰。王旦略不辨。眞宰相器也。上顧公笑。

蘇文忠公云。慶曆中有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于鼎臣。鼎臣卽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慚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欲求一別。且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已反。是不是。己是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焉用計其如何。

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嘗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蓋中官也。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弼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節。請官位不得。口稱弼。將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公舉鞭去。

楊鐵崖避地松江。嘗有一貴遊子。既破產。流落海上。數踵先生門。一日竟持先生所購倪雲林畫去。左右欲發之。先生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爲介耳。非盜也。其務掩人過如此。

耶律楚材與成得卜有舊。成得卜譖于宗王曰。耶律多用親舊。疑有二心。合奏殺之。宗王遣使以聞。大宗察其誣。責使者罪。遣之。屬有訟成得卜不法者。太宗命楚材鞠之。奏曰。此人倨傲易招謗。今將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謂侍臣曰。楚材寬厚長者。汝曹固當效之。

夏忠靖公原吉冬出使。至館晨發。命館人烘襪。誤燒其一。館人懼不敢告。索襪甚急。左右請罪。公笑曰。何不早白。并棄之而行。館人感泣。在戶部時。吏污精微文書。驚懼肉袒以候。公曰。汝何預焉。吏猶懼莫測。明日朝畢。入便殿請罪云。臣不謹。筆污精微文書。

宣德中。魯穆爲福建僉事。獨持風采。不畏強禦。時楊文敏公執政。家人有犯者。亦不少貸。文敏以爲賢。特薦爲僉都御史。正統初。范理爲江陵知縣。楊文定公之子。上京師。沿途官司供奉甚恭。理獨不爲禮。文定嘿識之。卽薦陞德安府知府。劉莊襄公天和任三邊總制時。差健卒取其孫暨一孤姪。至華州。其僕夫偶篋門役。州守怒封鎖其門。卽薪米不供。二孤饑甚。踰垣竊出。乞食於素所知交家。微行去。比抵公所。泣訴。

其事。嗣州守以事謁制府。家乘跣足側窺。計公必督過州守。乃公故禮遇之。後復特薦其賢能於朝。三公以國家爲念。不計其私有。古大臣風。吾儕誦法孔孟。將以究安民之術。一旦躋臚仕。惟悅牧民者之曲意。狗我。勦法庇我。而於民瘼若蔑聞者。則自負所學亦甚矣。

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其爲何官。公與之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勤則多洗。懶則少洗。俄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此固宜。然待其至而讓未晚。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懇而起居。丞乃蒲伏塔下。百狀乞憐。公卒亦不較。

魏文靖公驥。官吏部侍郎。奉命往南都。時官舍止攜一蒼頭。乃舉歷年所積俸貲。召同鄉子官刑曹郎者付之。其人請封鑰。公怫然曰。後生何待先輩薄乎。其人不取復言。時郎有子壻從官舍。如其輕重款識。以僞銀易之。比公竣事歸。出前銀令工碎之。則僞也。工私於蒼頭曰。昔有某官舍人。嘗爲此物。出予手。將無是乎。蒼頭以告。公戒之曰。慎無洩。彼將不安矣。已刑曹郎出守辰州。其事稍露。及入覲。攜其俸入盡數。以償。公駭曰。誤矣。柰何以不明之迹加人乎。予銀具在。未有以僞易者。迄不受。

王莊毅公竑。開府淮揚時。清河衛指揮單姓者行不檢。公嘗折抑之。尋公遭論免官。歸過清河。單祇候于江滸。具餼致殷勤。公嘉其誠款。擇受數缶。以爲醴醬也。比發之。則皆糞穢。已復有言者。表公忠節。命下還官。指揮乃逃遁。詐爲死。家人故發喪。以愚里人有仇家踪跡。其所在。執而訟之于公。竟平其訟。而遣之。大宰屠襄惠公滿。部堂燕居。令辦事官捧研。時公新衣白綾甚澤。其人誤傾研汁。狼籍公衣。頓顙請罪。公

曰。去去。此與韓魏公不責碎蓋吏同襟度矣。鄉有柴姓者。假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以聞于公。公但呼而戒之曰。汝爲吾子。置汝父何地耶。法有明禁。自今慎無復爲此。其人頓首而退。吉水羅公循會試時。身故貧。一日亡其囊中麪褐。同舍生內不自安。物色其人。給公訪之。比入坐。故探其囊。出褐示公曰。是不類君家物邪。又持褐端手識相辨。公趨出。向其人曰。物固相類。彼醉語耳。同舍生歸。謂公柰何失褐不認。公曰。不然。吾失褐不甚損。彼張惡名。尙得爲士人邪。生遜謝不及。

### 方正

晉宣王以常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序。爲後生之法。非吾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

范縝著神滅論。蕭子良使王融謂曰。神滅旣自非理。而卿堅執之。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爲此。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何但中書郎耶。

蕭引爲建康令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多所請托。引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安能爲李蔡致曲。就令不平。不過免職爾。

韋澳兄溫。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澳爲御史。一日謂澳曰。高公持憲綱。欲與汝相面。必得御史。澳不答。溫曰。高君端士。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

傅公欽之爲吏部侍郎。聞陳無己遊京。欲與相見。先以問秦觀。觀曰。師道非持刺伺候乎。公卿之門者。公

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子。能介於陳君乎。公知其貧甚。懷金相餽。及聽其議論。竟不敢以此出口。

傅忠肅公察未廷試。蔡京輔政。賣弄威權。脇制中外。且陽示含容。誘以附已。堅欲以女妻公。遣其子與術士數輩踵視公。又託其姻與公相見。不從。識者謂公年少有氣識。未易量也。京銜之。

楊忠襄公邦乂少處郡庠。足不涉茶房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拉之出飲。託言朋舊家。實娼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娼艷粧而出。公愕然趨歸。取其衣焚之。流涕自責。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李朮魯翀時爲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慄然。

魏文靖公驥直道自持。正統初任吏部侍郎。時王振怙寵。每出雖部堂尊官亦斂輿迴避。魏一日相遇于崇文門。不爲避。王銜之。譖于內。一日上御便殿。召驥訊以近有何事。公慷慨言故。且曰。臣備位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上溫旨慰之。又布政使陳公選。成化中任河南按察使。持憲公廉。不畏強禦。時汪直司西廠。調事差往河南。藩臬悚息郊迎。公不爲禮。俟其至。盛服自公署中道而入。直不能堪。詰責之。公卽密疏其專擅。疏入留中。直歸。上問河南好官爲誰。直以選對。上出疏示之。二公風節相似。至于所以培植愛護之。則祖宗之恩至矣。

胡東洲提學兩湖時。有士某者不率教。懲以夏楚。明年其人狀元及第。東洲以述職至京師。其人設席款

之。以古器行酒。指曰。此寶也。恨俗眼不識耳。蓋譏公不知己云。公曰。以老夫觀之。似脆薄易綻。終不若金玉之器。其人深悔失言。

鄒立齋公智。年十六發解蜀省。迎宴日。閭巷觀者籍籍嘆羨。公馬上占絕句云。龍泉山下一書生。偶占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市兒何用喜相驚。比上春官時。里中朝貴謂曰。子見某省解元乎。與子相若也。公意其爲同志。亟訪之。其人忽問曰。子省榜首坊金。視衆舉子增幾何。公大悲。卽拂衣起。不答而出。吁。燕雀安知鴻鵠志也。公旣第。選館中秘。應詔陳言。論進君子退小人。大忤權貴。謫石城吏目。年雖不永。未竟所志。其閔議偉節。到今燦然烈矣。

何學憲公景明。初授中書舍人。奉敬皇帝哀詔。下雲南。遠方君長及中貴人咸贈遺犀象珍貝。謝弗受。後逆瑾用事。上書諸大臣。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不用。謝病歸。瑾敗復官。其友李夢陽被誣。衆多媒孽。其短。莫肯爲直者。公獨上書爭之。訟得辨。乾清宮災。上書陳時政。極言義子不當蓄。宦官不當寵。疏留中。不下。人爲寒心。時錢寧欲交驩公。持古畫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污。卒不許。帥御史客死京邸。中人廖鵬贈之棺。公叱卻之。遂自出金爲賻。

待詔文公徵明。以行誼文翰重一時。諸造請戶外屢常滿。然先生所與從請。獨書生故人子。屬爲姻黨而窘者。雖強之竟日不倦。其他卽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人珍寶填溢于里門外。不能博先生一赫蹏。而先生所最慎者。藩邸。其所絕不肯還往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前是周王以古鼎古鏡。徽王以金寶瓶。

他珍貨直數百鎰。贄使者曰：王無所求于先生，慕先生耳。盍爲一啓封？先生遜謝曰：王賜也。啓之而後辭不恭，竟弗啓。

昔祭酒陳公敬宗，王振慕其名，因巡撫周公求見。公曰：某忝爲人師，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周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爲名，先之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遺綵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爲走筆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往見。以此故爲祭酒十八年不遷。

吏部尙書翺爲英皇所任信，仲孫以廕入監，秋試持有司印卷白。公曰：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邪？裂卷火之。公一女嫁爲畿輔某官妻，公夫人甚愛女，每迎之，壻固不遣，恚曰：而翁掌銓，遷我京職，則汝朝夕侍母矣。夫人一夕置酒，白公公大怒，取案上器擊傷夫人，出駕而宿于朝房，數旬乃還第，壻竟不調。

董大參公朴家居，適按楚，直指使者公門人也。其秋主監臨，先時密封所擬經旨寄公，公發書覽而火之，竟不以示子。子故績學者，後亦卒中式，是爲三泉公。三泉公爲蜀西充令，時以公務至京，有三新進士候之邸，公胥令侍坐，首戒之曰：慎勿輕買田，吾舉人時甚爲此累。子謹識之。嗣陞蓬州守，宦十數年，許僅一青布袍，一革靴，赴任時諸子請曰：平生志節，兒輩能諒，一切生事，不敢少訾。第大人年高，蜀中多美材，後事可爲計也。公曰：唯。旣致政，諸子迎之間，請于公曰：往者兒請命爲後事，計者如何？公曰：吾聞之人云：杉不如柏也。子曰：今所具者柏耶？公筦爾曰：吾茲載有柏子在，種之可爾。

吳司空公廷舉筮仕順德。有權璫市葛于縣。公用其值買二疋送之曰：奉此爲式。如不可卽還金。且葛雷產也。璫怒取金去。蓋舊市貢物。率令民自辦而還原金。公獨不從。督府檄公爲權璫修廟。且召見款語之。公對曰：守土官非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銖金。不敢用。遂辭出。嗣又以事忤逆瑾。被逮荷校九日。死而復甦。

蔣司空公瑤爲揚州太守。會武廟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宦寺宮妾。親軍賂遺。莫可貨算。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于民。不備則患止于身。乃僅鳩供應之具。不復橫斂以爲媚悅。白衣青布袍束黃金帶。奔走周旋。權倖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爲動。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鬻者。左右正欲中公。曰：莫如揚州知府宜。上乃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并首飾數事。蒲伏而進曰：魚有值矣。他動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臣死罪。上熟睨之曰：汝真酸子邪。吾無須于此。其亟持以歸。魚亦不取值矣。由是清節動天下。歷仕至工部尙書。白首懸輿。卒無改于羔羊之節。士論建之。

### 證學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于廷。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貴尙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昔者晉君之間於師曠也。曰：吾年七十而欲好學。得無旣老而有所不可乎。師曠曰：胡而不秉燭。晉君怒以爲其戲之也。師曠進曰：臣聞少而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學如秉燭之明。秉燭者賢

于暗行矣。于是平公悅。以其所御觴觴師曠。

東郭子出吳興。見有膝行泥中。而以手左右去草者。召而問之曰。此芸田乎。曰然。曰。吾邑之芸。以鐵爲器。而木柄之。俯其身以盪撼于苗中。未嘗若是難也。曰。州亦有之。沙田草易除。用之宜。泥田根難拔。必若是者。三至焉。山谿之田寒。必若是者。五至焉。若稍弛之。草侵吾苗矣。噫。質美者易于渾化。猶沙田之草也。次則泥田矣。次則山谿之寒田矣。芸之而弗息。草未有不拔。而苗未有不秀。且實者。

陽明王先生筮仕刑曹。適輪提牢。覩諸吏豢豕。惻然恚曰。夫囚以罪繫者。猶然飯之。此朝廷好生浩蕩恩也。若曹乃取以豢豕。是率獸食人食矣。羣吏請曰。相沿例也。亦堂卿所知。先生曰。豈有是哉。遂令屠豕。分給諸囚。到今不復豢豕云。後同里有官刑部。語及其事者。先生顰蹙曰。此予少年不學。茲聞之。尙有餘慙。子乃以爲美談邪。其人未達曰。上宣朝廷之德惠。下軫囹圄之罪人。本至德事也。先生顧深悔之。以爲罪過何也。先生復蹙然曰。當日憑一時意見。揭揭然爲此置堂卿於何地邪。只此便不仁矣。

陽明先生家居時。里人有求鬻其產者。先生辭卻已。一日先生偕諸門弟遊山。偶經其處。見風景佳勝。衷默悔前之誤卻也。忽惕然內訟曰。是何心哉。有貪心便無恕心矣。且悔且訟。兩念交戰膺中。行里許始化。徐以告從行諸弟曰。克己之難如此云。

黃岡郭孝廉慶。挈其徒吳良吉往越中謁陽明先生。將抵越郭。一夕呼吳生語曰。吾夜來自省。胞中尙有俗念。如許如此夾雜心。安能領受先生教邪。拊心痛自刻責不已。徐質吳生曰。子時自省如何。吳對曰。此

來一志惟求教益。更何俗念。昕夕爭論不合。既至郭。趣吳以前論辯語往質正。先生時燕居樓上。食饘。聆吳生語已。不答。第目攝而指示之曰。子視此孟中下。便能盛此饘。此几下。便能載此孟。此樓下。便能載此几。地又下。便能載此樓。人貴能下。下乃大語已。更目攝吳生者。再竟無他語。吳生退就舍。郭問先生何言。吳生哽咽不能應。第潸然涕數行下云。先生之鑿鍾人也。不在言論辯析。而在神情衡宇間。卽于吳生可類知已。

有士紳官司理者。恨爲職業所縈。無暇爲學。陽明先生曰。凡學官先事離事爲學。非吾格致旨。卽以聽訟言。如其應對無狀。而作惡。因其言語圓轉而生喜。因其屬託而加憎。因其請求而曲從。或以冗劇而怠。或以浸譖而淆。皆私蔽也。惟良知自知之。細自省克。不少偏枉。方是致知格物也。若離事爲學。卻是着空。黃樂村何善山親受陽明之學者。念菴先生赴南宮附其舟。嚴事之以相資切。先生時兢兢步趨。不踰繩矩。心疑二孝廉言動舉止若無異于人者。一日有友來與二孝廉商學。何孝廉慨曰。近世號名講學者。綜其微衷。皆先人心耳。先生側聆之。懼然自省。自是學益近裏。篤信陽明良知之旨。

涇野呂先生。故與鄒文莊同官。先生尊崇朱學。文莊承服師傅。每晤必辨。若聚訟然。迹亦甚迂。乃先生與文莊交情不啻同胞。初未嘗以議論異同少生間閔。或曰。二先生意見雖殊。其志行同矣。若武功康廷撰。豪邁任放人也。而先生平生清約如寒峻。卽嘖笑不苟者。乃亦與之厚善。更不以行己清濁少生分別。又聞先生之官南都也。與霍文敏同僚。文敏故與夏貴溪交惡。先生時時規勸。而文敏疑公黨貴溪。中啣之。

既貴溪柄國。欲汲引先生。而先住時。時于貴溪前。揄揚文敏。卒致貴溪疑惑。罷免無悔。今人意見相左。則衷起戈鋌。格調稍殊。則眼分青白。記短則兼折其長。貶過則并伐其善。而猶曰。吾悟本來無物。然耶否耶。耿楚侗先生官南都。有士人爲惡僧侮辱。以告先生。白所司治之。其僧逋。先生意第迸逐。不令復係籍本寺。士人未釋然。必欲捕而枷之。先生曉之曰。人謂子亦有聞矣。良知何廣大也。柰何着一破賴。和尚往來其中哉。士人退語人曰。懲治和尚。非良知耶。或以告先生曰。小子此言。卽令文成復起。何能易也。乃余其難其慎。若此。胞中蓋三轉矣。其一謂志學者。卽應犯不較逆。不難。不然。落鄉人曰矣。遮莫不是名誼心耶。又謂法司用刑。自有條格。如此類法。不應枷。此則是格式心也。又聞此僧兇惡。慮有意外之虞。不肯爲已甚。此又是利害心也。余之良知。乃轉折如此。嗣姜宗伯庇所厚善者。處之少年。大騰物議。又承恩寺有僧爲禮部枷之而死。竟成大訟。先生聞之。謂李士龍曰。余前三轉折良知。不更妙耶。

羅近溪先生偕白下諸同志遊大中橋。觀諸往來者。無慮千百萬計。近溪因指示諸同志曰。試觀此千百萬人者。同此步趨。同此往來。細細觀之。人人一步一趨。無少差失。箇箇分明明。未見確撞。性體如此廣大。又如此精微。可默識矣。一友吶曰。否否。此情識也。如此論性。相隔遠矣。友述以問耿先生。先生曰。否否。謂此指示者。非性。別求性體。此爲楞嚴轉。非能轉楞嚴者。內典亦云。離識歸寂。譬忘己之首。而別求首領矣。曰。識至此已乎。曰。實識到此。便自欲罷不能。安肯歇手。雖然。亡者東走。追者亦東走。走者同。而所以走則異也。卽茲來往橋上者。或訪友親師。或買遷交易。或傍花隨柳。或至淫蕩邪僻者。亦謾謂一切皆是。混

然無別。此則默識之未真也。學先辨乎此矣。辨此而後可與論孔孟血脈。孔孟路徑也。若以近溪此示爲情識而別求。所謂無上妙理。是舍時行物生以言天外。視聽言動以求仁。非吾孔子一貫之指矣。



# 賢奕編卷之二

敘倫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鴈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之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任登爲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爲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也。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

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會朝。雨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嘆曰。侍者爲吾聽行于齊王也。夫何阿哉。又況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右君臣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參之孝。精感萬里。浙之長興里人某。事母有至性。其舊業俱以養母。故至衰落。其從父一日飲諸姻。呼孝子侍。媼多豪貴人。饌具腴甚。孝子時時左右盼。伺賓所不顧。急摘諸甘脆。裹納袖中。紙盡袖盈。盈矣。酒酣。主人出金卮酒。貴客貴客不勝酒。卮置樓簷間。覆以瓦。先聞歸。俄侍者報亡其卮。衆客約曰。請急扃戶。令人相檢之。必得乃

已。孝子兩手捫袖中。至羞澀也。倉卒不得計。卽謬曰。由我。無何貴客憶前卮。乃折簡主人。語以其故。主人如言檢之。得。急呼孝子至。孝子猶謬對如初。從父曰。癡兒。吾業已得卮矣。顧若何苦自誑。負不隲名。孝子始吐實。淚淋漓下曰。某苦不能勉奉母氏。權而兒女態若此。比諸貴客在。設令把我袖。將大詬我。且重爲叔父羞。故寧爾爾。從父大感悟。乃召前上客。遍語之曰。是子如是如是。吾終不忍使孝子無以爲悅。分其產。令得終奉母焉。

吳門有貴人。月夜道橋上者。聆其下有歌唱聲。下覷之。則丐子也。坐一老嫗。塊上以所丐得酒。捧缶而跪進焉。唱蓋以侑云。貴人訝詰之。丐子驚喜。儂窶人聊爲阿母權。貴人嗟嘆良久。歸。明日轉相傳語。稱異。後時時窺之。見所娛其母者多類是。自是諸貴人每宴。輒置餘豆。間曰。以待孝丐兒也。吳下至今口其事云。裘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櫺疎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心知其意。便推使兄住。

王魏公有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祀家廟。列百壺于堂。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公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其後弟忽感悟爲善。

江州朱原虛有二弟。在髫年。而父母死。原虛匿父所遺綾錦十餘篋。逐二弟居外。一日鄰人下神。原虛適在坐。神以詩諷之云。何處西風夜捲霜。雁行中斷各悲涼。吳綾越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惶恐。召二弟歸爲娶婦。督之業儒。後二弟俱登科。典州郡事。事原虛如父。

劉撰嘉性孝友。父早喪。有族兄當補伍紫荆關。賂縣吏移補其兄獻嘉。撰嘉詣縣請行。獻嘉曰：「弟孱弱。不可令獨往。屬中子養母。與俱至關。會北虜犯邊。兄弟被虜。撰嘉向虜哭曰：『兄龔啞無爲。盍舍之。執我虜舍。』獻嘉已而撰嘉亦脫歸。投詩主帥。憫釋之。偕其兄南還。母方病。猶及起居床下。逾日卒。人以爲孝感。晚節事兄。情好益篤。」右孝友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家貧尙節介。勢家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婦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爲椎髻。着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彈琴以自娛。至吳依皋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妻具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于家。及卒。爲求葬地于要離塚傍。妻子歸扶風。命婦者。晏子僕御之妻也。晏子出。其夫爲御。意氣洋洋。甚自得也。旣歸。其妻請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吾觀其志。恂恂自下。思念深矣。子身長八尺。爲人僕御。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愧謝。請自改。妻喜曰。是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于是其夫深自責。學道謙遜。常若不足。晏子問其故。升諸景公。以爲大夫。表其妻爲命婦。右夫婦

李泌兒時。張曲江嘗引至臥內。公與嚴挺之。蕭誠善。嚴惡蕭佞。勸公絕之。公獨念嚴大苦勁。不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願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小友。

王丞相主文柄。欲以白敏中爲狀元。病其人與賀拔碁爲友。密令親知通意。俾敏中與碁絕。敏中許之。既而碁果造門。左右給以敏中他適。碁遲留不言而去。俄敏中跳出。呼左右召碁。悉以實告。且曰。一第何門不可致。柰何輕負至交。相與歡醉而寢。前人來見之。具言于丞相。丞相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碁。

吳司空廷舉。平生篤友誼。見良士身下之。在大學兄事羅坻。坻病痢。會僕死。公爲煮粥。負之如廁。一晝夜十數返。坻病瘥。同登進士。語人曰。坻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獻臣生我也。右朋友

家閑

萬石君歸老于家。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有過失不諂讓。爲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少子慶爲內史。常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鄉閭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柳世隆安貧守分。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

遺其財也。不如一經。

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家中門東有小齋。每平旦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于中門之北。令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人定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于中門之北。遇飢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弟侍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常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諸子夜學含之。以資勤苦。其後仲郢以禮自守。出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爲大鎮。無良馬。衣不熏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柳玘嘗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立身行己。事有失。得罪重於他人。無以見先人于地下。

陳堯咨精于弧矢。守荆南。其母馮氏問曰。汝典藩有何異政。咨曰。荊州孔道。客以堯咨善射。無不嘆服。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異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古今語父子之盛者。必推蜀陳氏。自文惠公既登將相。兩兄弟亦爲大官。而其父秦公是時尚無恙。每秦公與客坐。則文惠公兄弟左右侍立。坐客踟躕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爾。

韓忠憲公億。教子嚴肅。知亳州。次子爲西京通判。謁告省覲。公喜。置酒召僚屬。俾諸子坐于隅。忽謂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遂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倖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尙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

程大中公昉。性寬而斷。中外相待如賓。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必稟而行。治家有法。不喜笞扑奴婢。諸子

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公或有所怒。必爲之寬釋。唯諸子有過。則不掩也。曰。子之所以不肖。以母蔽其過。而父不知耳。

呂榮公希哲。父申國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母申國夫人。性嚴有法。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不命之坐。不敢坐。日必冠帶。以見長者。雖甚熱。在父母之前。不得去巾襪。縛袴。出入無得入茶房酒肆。市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非聖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

竇儀爲尙書。弟儼侃僂僖。皆繼登科。儀性嚴重。家法整肅。每對賓客。則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

王文正公旦。晚年官尊。每家人拜賀。立令止之。因語其弟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每有賜祿。見家人置於庭。乃瞑目嘆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每見家人服飾。卽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如此。故家人有一衣稍華。必於庫中易之。不敢令公見。

范文正公仲淹。旣貴。常以儉約訓人。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祿耶。子純仁。娶婦將歸。以羅爲帷幔。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當火于庭。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爲一席。食已。必舉一話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何也。其孫女方七歲。答曰。恐妨同坐者。

胡安國崇安人。子弟或近出宴集。雖夜已深猶不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

司馬溫公治家。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爲出。稱家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嘗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縉紳以爲名言。

陸象山家金谿。累世義居。推一人最長者爲家長。歲選子弟分任家事。田疇租稅。出納廚爨賓客。各有主者。公田僅足給一歲食。每計口授殮。婢僕各自以米附炊。廚爨者置曆交收。食時按曆給散。賓至款以五酌。供具視常。夜則卮酒杯羹。雖久留不厭。每晨家長率衆子弟致恭先祠。會揖于廳。婦女道萬福。莫安定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飭令更改。不則撻之。度不可容。則白于官。屏之遠方。晨揖三撻鼓。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飢寒。莫到飢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大甚。違天命。聽聽聽。

鄭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帛無敢私。至大間表其門。公沒。從弟大和繼主家事。庭內凜如公府。稍有過。雖頽白者笞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盛衣冠雁行立。左右序下。

以次進。拜跪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

羅念菴先生會試時。父雙泉君命得第後。須求歸省。以爲汝盡忠之日長。而吾見汝之日短也。得告歸。雙泉君教之不殊童稚。言動少錯。辭色必厲。客至今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客或踉蹌起。則謂曰。君謂勞耶。固所以愛之也。

永新石潭劉先生髦。文安公定之之父。予觀其所遺文安書。言言古道也。其一曰。吾兒鄉試兩次。舟楫廩食。莫非朘削細民。今有司又擬作牌坊。使人怨讟詛咒。於心何安。如我往年赴試。縣官鳩布廿餘疋以贖。拒之不可。不得已受之。至今思之。是陷我于惡。日者陳知府書幣見貽。使者二輩經由縣官。隣人吳家充甲首。適當供給費用。雞酒惶恐無限。鄉人作官。不被其惠。反令受害耶。又曰。汝婦本欲送來。盤費又不能辦。昔陶靖節不以家累自隨。趙清獻惟一琴一雀。爾豈不知。若錢學士自在朝。迄今三十年。餼居公廨。爾豈不見。又曰。汝母年未五十。亦稍憔悴。廚竈之事。誰任其勞。嗟乎前輩風度。規矩乃如此。抑先生序文安易圖中云。大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知道者自有一部大學在胸中。卽正經亦不用。由此言推之。先生之學。蓋有原本哉。予又嘗觀文安與其子書云。聞爾欲以爾弟種爲富人。某壻。異時必受其負累。富人家。多犯官府。干我照顧。請托。又往來禮數。需索報答。誇言豪語。無知妄發。彼無禮義。只知自大。時常登門。主僕成羣。十數人者有之。數十人者有之。至于昏娶之日。百數十人者有之。茶湯供應。手忙脚亂。雞驚狗駭。于我何榮。當時以公卿家婚一富翁。慮供應之難。如村民畏怕官府。然維時嚼然清苦之狀。亦可想已。

文安公之于石潭先生，雅稱克家者哉。

### 官政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于鄴，告之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辦之，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傅僧祐及子琰、琰子翽，爲令並著奇績。時云諸傅有治縣譜，父子相傳，不以示人。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爲天下第一。傅翽代爲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作令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

齊澣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曰：欲知古，問仲舒；欲知今，問齊澣，則無敗政矣。

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公爲捕盜，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于人，故不察。

李文靖爲相，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公爲無口瓢。公笑曰：吾居政府，無長才，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狗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寔多，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民

邪。

范文正用士多取氣節而略細故。其爲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譎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于吏議。不因事起之。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杜正獻公嘗曰。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之。公租不足。卽繼以公帑。量其大小。咸使自足。尙有復侵擾者。眞貪吏也。于義可責。又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其閒不職者。卽委以事。使之不暇。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

傅獻簡公言以帷箔之罪加于人。最爲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而目。言之得無訕乎。

張無垢云。快意事孰不喜爲。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于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于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韓魏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養兵雖非古。然積習已久。不可廢之。又自有利處。不爲不便。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有生死離別之苦。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于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其弊乃至此。後世旣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稅歛略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民同日道也。

韓魏公言慶曆中與范文正公富文忠公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時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

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蓋其心主于車可行而已。不爲己也。

章聖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爲馬步軍指揮使。寇萊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其故。曰例簿也。公叱曰。朝廷欲用一牙官。尚須檢例。卽安用我輩哉。壞國政者正此耳。

宋朝引試。率在八月中。韓魏公當國日。二蘇將就試黃門。忽臥病。魏公輒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蘇轍偶病。如此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欲展限以俟。上許之。黃門病中。魏公數使人問訊。旣聞全安。方引試。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並在九月云。

胡存齋參政。能折節下士。賓客至者如家焉。南北士大夫有經其地。無不願見者。每患閹人不爲通。是日苟不出。卽懸一牌于門曰。胡存齋在家。

御史臺有關吏。隸臺中四十餘年。善評其臺官優劣。每以所執之挺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挺。否則直其挺。此語喧於縉紳。凡爲中丞者。唯恐其挺之直也。范諷爲中丞。聞望甚峻。一日視事次。閹吏忽直其挺。范大驚。立召問曰。豈觀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丁寧者數四。某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慙謝。

韓琦在官。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意所欲與。公令刪取舊例。除其冗謬者。爲綱目類次之。封滕惟謹。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人知賞罰可否。出宰相。吏不得高下其間。

魏崔山云。某嘗以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手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

密學章藁。范文憲手記。近世虞忠肅翹材館錄之類。萃爲一編。名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記。已用世規模。須在推誠布公。集謀廣益。不惟濟一旦之用。往往居德養才。流風所被。逮乎數世。崔山此論。可謂任重道遠。第薦士非難。若識鑒未至。徒以偏駁固滯之見。稱量摸索。不爲荊公者幾希。荊公嘗曰。當今可望者。惟呂惠卿。又曰。章子厚才極高。但爲流俗所毀耳。儻翹材之所延。夾袋之所載。盡如荊公之選掄。則是豺虎之藪也。流毒可勝道哉。

劉豫揭榜山東。言中官馮益道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得而上之。張浚請斬益以釋謗。上未許。鼎曰。益事誠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廷略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怵然出之。浚意未決。鼎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羣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見奪職責輕。不復致力營救。又幸其去。必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復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儕。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

陸九淵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旦暮皆得造于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卽爲酌情決之。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廉貪。習尙之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藏而不知其人。九淵署二人姓名捕之。訊之伏辜。盡得其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

眞德秀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厲僚屬。以周敦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榷酤。除盜斛米申兌和糴。以甦其民。民艱食。極力賑之。復立惠民倉。積穀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立慈幼倉。修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差。改知泉州。迎者塞路。深山老人。亦扶杖出城相見。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者。入境首禁之。所屬有累月不解一錢者。或咎寬恤大驟。公謂民困如此。甯身任其苦。決訟自卯至酉。或勸嗇精怡神。公言郡敵無力惠民。僅政平訟理。當勉而已。

程伯淳令晉城。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孤寡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乃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之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

蘇文忠公軾與朱鄂州書云。昨王天麟見過。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溺之。其父母亦不忍。率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爲安州司法。方在妊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訴狀。遵獨念其姊將免。得無應是乎。馳往省之。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生。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告邑令佐使。召諸保正諭之。約以必行。有能告者。官卽以所犯及隣保罰鍰賞之。若行

遣數人。此風便革。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

呂居仁官箴錄曰。予常爲秦州獄掾。顏岐夷仲以書勸予治獄。每一事寫一幅相戒。如夏月取罪人。早間在西廊。晚間在東廊。以辟日色。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氣與之委曲詳盡。使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盡。其不聽者少矣。○當官之法。直道爲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事者。須用馮宣徽惠穆稱停之說。此非特小官然也。爲天下國家當知之。○當官旣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歷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前輩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前人常言。吏人不怕嚴。則怕讀。蓋當官者詳讀公案。則情僞自見。不待嚴明也。○後生乍到官。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當官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不能害人。前輩常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處事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務。不以集事爲急。而以方便爲正。○前輩常言。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此亦要言。私罪固不可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大過。無任事之意。

范忠宣公鎮西京日。常戒屬官受納租稅。不要令兩頭探。或問謂何。公曰。不要令人戶探官員等候受納。官員不要探納者多少。然後入場。此謂兩頭探。但自絕早入場等納戶。則自無稽留之弊。

呂正獻薦常秩。後悔之。伯淳曰。願侍郎受百人欺。不可令好賢之心少替。

豐布政公慶一日行部有知縣簠簋不飭聞至乃以白金爲燭饋之公未之省旣而廳子以告公佯曰試燃之廳子曰燃而不燃也公又曰不燃則還之耳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出之自今無復爾矣終亦不明其爲銀燭事也論者曰此一事也而持己之廉待人之恕遠謗之智胥得焉凡納賄於上官者上官不忍其欺也而暴揚之衆謂其有以來之也嫌疑之際卒不免於禍若公者非當官之師法乎○鄭端簡公曉官文選時里中士宦有餽金首飾承篚以將而上覆以茗公直以爲茗也受之入夫人手撥茗知之面頸發赤亟擊柝請公入以語公公適然不動聲色但整理其茗覆篚如初出坐亭中召其人還謂曰吾初以家適乏茗故拜君惠頃入內詢家尙有餘茗心謝尊意已授之令持歸○大宰孟山楊公爲北邊兵憲時有將官名將子也因事被勘公勘得其實酌處之將官心德公假公移郵筒中具揭托名蔬菜具中緘銀幣若干致謝公公卽移中批發不收且告誡之踰時公轉大參行衆將官旅見其人獨惴恐若無所容公槩以溫語獎諭諸將官至其人曰汝父名將也觀汝貌誠不媿將種第汝年少更事少後當益努力以承父業其人神情恍然若更生云

陳司寇公壽字本仁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惟不喜彈劾曰吾父教我勿作刑官枉人而言官枉人尤甚願可輕耶故公雖敢言而不搜索士大夫短長以沽直名云楊文襄公一清曰宋王素爲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惜昔明道先生爲御史神宗召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缺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本仁得之矣少宰陶文懿公大臨曾以差出京尋還朝

慨然大息曰。吾儕一列仕籍。卽令念念濟人利物。日行其德。一生罪業。不能贖掩萬一。況吾官此閒局。雖名清華。未得親民。將何修而可。憶余往以差出京。由京泝越寧家。已由家自越還朝。往還凡幾千里。所用役夫不知若干人。念茲彭彭林林。皆亦人子也。或當炎蒸。淋汗如雨。喘息若雷。或值嚴寒。跼蹐淖淖。衝冒風雪。由此而踣頓道路。委填溝壑。何可數也。此等罪業。皆由我作。如竺氏果報之說。不誣。能無惕然乎。嘗聞劉文靖誚丘瓊山有散錢而少貫索。瓊山還誚曰。公有貫索而卻欠散錢。雖然世博綜者。恃此休休心爲貫索更妙也。韓魏公爲相時。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公文章不逮歐陽永叔耳。公曰。吾爲相。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是。卽此一語。永叔之文章。便爲魏公一齊穿紐矣。我朝最稱該博者。莫如瓊山。乃媚嫉白沙。而陰擠三原。雖博亦奚以爲。文靖誚其無貫索。不虛也。新昌有士人某者。少年負氣。英邁皎厲。筮仕得岩邑。瀕行謁梁石門請教。石門曰。清慎勤。居官三字符也。士人曰。雖然天德王道之要。獨不可聞乎。石門微笑而答之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而謂人曰。石門議論平平耳。越三年。士人以不檢罷官歸里中。語人曰。吾不敢再見石門先生。

耿先生曰。令之職是上之所藉以承宣。而下之所寄以爲命者也。其事任蓋叢且夥矣。茲于上也。諸所關白。讞審。吾心盡矣。而上或吾格。如不耐煩。則憤懣之心生。上下之情睽矣。是惟耐煩。始能積誠以相感也。下而林林總總。待命於我。倏有款啓之氓。席其粗戾之習。直突咆哮于吾前。當此之際。須耐煩而後能原。

其無知之愚。察其憤惋之情。又如公應執掌。晏食靡皇。旅賓之鶴報踵至。造請之干刺頻投。此非耐煩。則其應之也。儀不及物。貌不稱情。弗賓之紉叢。下士之誠荒。故須耐煩。而後無衆寡。毋敢慢也。又如勾稽期會之瑣委。筦庫狂狴之檢防。少不耐煩。則蠹孔弊竇。蘊釀于茲矣。故耐煩是爲令要領也。雖然。此亦藥方耳。願須引子辨認親切。方得神效。夫所謂引子者。視人所志如何耳。如志躋名卿膺仕。須服此方。昔人所謂喫得三斗醋。喫得三斗糞是已。如志學仙佛。長生住世。須服此方。道釋家所謂調火候除火性是已。如志希賢聖。則亦是此方。吾儒家所謂勿助勿忘不厭不倦是已。嗟嗟。奇方易得。真引難求。引得其引。則周公之吐握。孔子之會計。亦是服此藥耳。引失其引。則鄧綰耐煩甘笑罵。師德耐煩謁相門。服此藥而益重其麻木癡頑之病。則由辨之不早也。昔萬兩溪翁之治河也。憤人言之齟齬。慨腐功之難奏。向客噉曰。方今河工。須起程伊川吳康齋任之。乃辦。萬翁蓋借兩先生以嘲世。講學者之迂疎無當也。耿先生開之。因進說曰。翁未可易兩先生也。今講學者恆言以天下爲一身。此非兩先生所傳緒言耶。實是體會。于此何有。昔禹之底績也。本之猶溺之心。而行其所無事之智也。當時堯不以父故疑。而四岳廷臣僉讓其能。乃得成永賴之功。此仁體流行。學術大明之效也。向使人懷有我。各恃意見。各私利便。禹雖神聖。亦豈乎難哉。今才臣智士。談及官政。輒謂非講學人所能辦。殆亦未之思乎。

### 廣仁

郭元振在大學時。家中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縷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

客亦不質其姓氏。

葛繁爲鎮江太守。有人于京師鋪中見一靴。是其父葬時物。詰之鋪翁云。適有一官人攜來修整。可候之。有頃果至。乃其父也。拜之不願。但取靴乘馬去。隨之一二里。度力不能及。乃呼曰。生爲父子。何無一言見教。父曰。汝可學鎮江太守葛繁。其子謁繁言之。因問何以爲幽冥所重。繁曰。吾始者日行一利人事。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爲利人事。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吾爲正之。若人渴與之杯水。皆利人事也。自卿相至乞丐。皆可以行。惟行之悠久。乃有利益。後有異僧。見繁在淨土境中云。

張忠定公詠守成都。嘗夜夢謁紫府真君。坐定。吏忽報請到西門黃承事。真君降階接之。禮甚恭。且揖公坐承事之下。明日遣人詣西門請黃承事。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卽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真君禮遇如此。承事云。無他長。惟每歲禾麥熟時。以錢收糶。至明年新陳未接之時。糶與細民。價值不增。升斗如故。公曰。此宜坐我也。令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承事名兼濟。後裔繁衍。青紫不絕。

周氏婦賢而有幹。其翁才美。令分理家事。付與衡量各二。出入異等。婦不悅曰。翁平日所爲逆天道。妾不能爲婦。願辭去。才美曰。汝言是。今當出入但用其一。餘皆毀之。婦曰。未也。問其所用幾年。曰。約二十餘年。婦曰。今當反其所用。以酌前日過取之數。才美感悟。忻然喜諾。其婦後生二子。皆少年登科。

王曾居京師。一日過甜子巷。聞母女二人哭甚哀。因詢其鄰云。其家少官通四萬錢。止有此女。將易客錢。

償。曾乃謂其母曰：汝女可賣與我，則時得相見。遂以白金與之，令償其客。約三日來取女，逾期不至。其母復訪曾之所館，則曾已行矣。後曾官至集賢殿學士，封沂國公。

許知可應舉不第。一夕夢白衣人曰：汝無陰德，所以不第。可學醫，吾助汝智慧。知可如其言，醫術果精。病者無問貴賤，診候與藥，不受其直。所活不可勝計。後赴春闈，復夢前白衣云：施藥功大，陳樓間處。殿上呼臚，喚六作五。知可果以第六名登第。因上一名不祿，遂升第五。其上姓陳，下姓樓也。

李之純爲成都轉運使，專以掩骼埋胔爲念。吏人徐熙專爲宣力，計其所藏，無慮萬計。有王生者，死而復蘇，自言見冥官云：汝以誤追，今當放還。李之純葬枯骨有陰德，與知成都府徐熙督役有勞，與一子登第。汝宜傳于世間，使爲善者勸，後皆如其言之。純以直學士知成都府，累遷御史中丞。

黃靖國嘉祐間爲儀州判官。一夕被攝至冥司，主者曰：卿官儀州，有一美事，曾知之乎？命吏取簿示之。乃醫士聶從志在華亭楊家，楊妻李氏淫奔從志，志力言不可。李不能強而退，奉上帝勅，從志特與延壽三紀。子孫三世登科。李氏送獄治罪，旣而得還，以語從志。志駭曰：此固有之。妻子亦未嘗與言，不謂已書陰籍。其後子孫果皆登第。

周必大字子充，監臨安府和劑局門。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捕居民及局吏繫獄。未論報聞，子充問局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爲民耳。子充遂自誣服，坐是罷職。吏民得免死，子充歸道謁婦翁，翁前一夕夢掃雪迎宰相，而子充適至，留宿然後歸。子充益自刻苦讀書，中博學宏詞科，官至宰相，封

益國公

張芸叟遊京師。同歐陽文忠公多談吏事。張問其故。公曰。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守官夷陵。欲求漢史一觀。無有也。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張謝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後一杭僧夢遇公於廟中。廟神皆拱立曰。歐陽相公平生善念。及人甚衆。將來太平宰相也。豈敢不敬。後果入中書參大政。

一獄官冬夜苦寒。欲就寢。其妻正色曰。君煖衣飽食。畏寒不出。獄中罪人如何。其夫感悟。自此留意獄訟。此婦本妓女。未有所生。一夕夢神人以綠衣槐簡付之。后一子果登第。

福建士人李道經衢州。路旁店客姓翁者。夢土地與言。明日李秀才來。黃甲人也。宜善待之。果有姓李者至。相款甚隆。士人問故。曰。此中土地靈甚。報公明年登黃甲。其士大喜。夜思我。去向去作官。但妻不稱夫人。當復易之。土地復謂主人曰。上帝以此士人處心不善。便欲棄妻。今失舉矣。其人省回。翁具以實告。士人惆悵而歸。以此知一念初起。鬼神監之矣。

王符卿公汝訓。家世素饒於貲。而父封公尤善經理。每晨起握籌課筭。至晏未食。故鄉居時。虞盜患。竟夕或不能寢。符卿家食時。卽志聖賢之學。因諭其父曰。天生財以養人。人之所重。則身與心耳。大人爲此。饜饕者。營營兢兢。外累其身。內累其心。古謂厚積者守財。虜不虛也。封公諭。一日盡招其逋責者。裂券兌之。夙所積藏。視親戚族黨之殺。悉捐以散給之。里之人。大悅。無煩防守。而相翔者息。君子以爲符卿純孝哉。

寧王常獵于鄠縣界。搜林莽草際一櫃。扃鎖甚固。王命發之。乃一少女。問所自。姓莫氏。夜遇賊僧劫至此。王驚悅之。載以後乘。時獵者方生獲一熊。因置櫃中。如舊鎖之。時明皇方求極色。王以莫氏殊麗。卽表上之。具奏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二僧。以萬錢賃店作法事。惟舁一櫃入店。夜久。膈膊有聲。店戶人怪之。啓視有熊衝出脫走。尋二僧已骨矣。上知之。大笑曰。寧哥大能處置此僧也。

王武恭公知定州。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人。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誼譁紛擾。監官懼逃匿。公自入倉視之。乃使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誼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公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誼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公又叱從者亦人杖二十。召指揮使罵曰。衙官汝何不戢士。使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肅然。

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方出。軍衆忽嵩呼。乖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譴。真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尙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以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爲毒也。卽上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詐語。共拆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

徐曰。今夜誠寒。亭敞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拆爲薪。樂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拆者。杖而流之。前輩如此類甚多。皆所謂知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毳。司馬幼年之擊毬。亦皆于倉卒中有變通之術。

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爲都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繩束頓嚴。諸軍忿怨。統制鄺瓊率衆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

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味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卻。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飢。聞豆香。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來相追。及留旗幟于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于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爲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爲箭。傳以毒藥。略著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束藁人。羅列焜耀。蠻見之。以爲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擣其穴。一戰而平。

紹興中。京東王寓新淦之濤泥寺。嘗燕客中夕散。主人醉臥。俄有盜羣入。執諸子及羣婢縛之。羣婢呼曰。

司庫鑰者藍姐也。藍卽應曰有。毋驚主人。付匙鑰。秉席上燭指引之。金銀酒器首飾盡數取去。主人醒方知。明發訴於縣。藍姐密謂主人曰。易捕也。羣盜皆衣白。妾秉燭時。盡以燭淚汚其背。當密令捕者以是驗。後果皆獲。

正統間。宮殿當綵繪。計用牛膠萬餘觔。遣官賚勅。屬尙書周公忱。如數辦供。時公以議事赴京。遇諸途。勅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處皮張積歲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卽發餘米買皮。照數輸納。以新易舊。兩得便利。大監王振欣然從之。益加敬重。

紹興中。虜趨京。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會天大寒。城池皆凍。虜籍冰梯城。不攻而入。張魏公在大名聞之。先弛濠魚之禁。人爭出魚。冰不得合。虜至城下。睥睨久之。歎息而去。

丘琥嘗過丹陽。買舟行。一人來附舟。直入寢所。琥心知其盜也。佯落簪舟底。而盡出其衣篋。鋪設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無物。又俾童與酌酒。夜則自撫其臥側。明日其人去。未幾殺人于丹陽城中。被縛。乃以其事語人曰。吾幾誤殺丘公。人服其智。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文公一切委順。未嘗忤其意。文正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大悔之。不數日。丁有珠崖之行。

高宗南渡。駐蹕臨安。草創禁苑爲行在。方造一殿。無瓦而天雨。郡與漕司大憂之。忽一吏白曰。多差兵士。以錢鏹分俵。關廂鋪店。賃借樓屋。腰簷瓦若干。旬月新瓦到。如數陪還。郡司從之。殿瓦咄嗟而辦。

建炎初。駕幸錢唐。而留張忠獻於平江爲後鎮。時湯東野適爲守將。一日聞赦令當至。乃明受僞詔也。亟走白張公。張曰。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急于望賜。吾屬先受禍矣。乃發庫錢示行賞之意。因屏僞赦。而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讀之。散給金帛如郊賚時。人情乃定。

叛將范瓊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外洶洶。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遣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爲設飲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事中變。遽取黃紙執之。趨前舉以麾瓊曰。上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以俊兵衛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且曰。所誅止瓊。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悉麾隸他軍。頃刻而定。瓊伏誅。

秦檜當國日。民間以乏見錢告。貨壅莫售。京尹曹泳以白檜。檜卽席命召文思院官。趣者絡繹。旣至。亟諭之曰。適得旨。欲變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將以進入。盡廢見錢不用。約以翌午畢事。富家聞之大窘。盡輦宿藏。爭取金粟。物價大昂。泉溢于市。

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紅棹子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于市中取茶棹一様三百隻。糊青紅紙。朱塗之。卽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于娼家取竹籬束之。頃刻而辦。

達命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緘一簡送其友人李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拔皆來取簡竊觀之。乃楊維優于劉向論二章。驚喜攜去。方叔歸求簡不得。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放前作。方叔幾于闕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東坡失色。方叔竟下第。既出院。問其故。大恨惋。其母歎曰。蘇公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

淳熙中汪玉山起知貢舉。將就道。念一布衣友。以書約會于富陽蕭寺。密語之曰。程文冒子中用三古字。以爲驗。玉山既知貢舉。搜卷果有用三古字者。徑置前列。及拆號。非其友也。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得就試。何敢漏泄。未幾以古字得舉者來謁。因問之。對曰。某來就試。假宿于富陽寺中。與寺僧步廡下。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年不葬。是夕夢女子謂某曰。此去頭場。冒子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幸無忘朽骨。遂用其言。果叨前列。玉山驚歎。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閣子內。見楊誠齋千慮策讀一篇。歎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薦兩入。當以此人爲首。陳導誠齋謁雍公。一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秀才子口頭言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拔之登朝。誠齋嘗言士大夫窮達。不必容心。某平生不能開口求薦。然薦之改秩者。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公蜀人。皆非平生之雅。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輩必欲殺之。郡有土豪。以貲得官。見章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卽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速還及境。郡人使人告元城。元城略處置後事。與客笑談飲酒以待之。至夜半忽聞鐘聲。問

之。則其人忽嘔血死。秦檜晚年嘗一夕秉燭。獨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分。蓋欲盡殺張德遠。胡邦衡諸君子。凡十一人。區處既定。四更忽得疾。數日而卒。檜父嘗爲靜江府古縣令。守胡舜涉欲爲檜父立祠。縣令高登堅不奉命。涉大怒。文致其罪。送獄備極慘毒。登不能堪。未數日舜涉忽死。登獲免。又大理評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人生禍福之不可預策如此。

胡澹菴謫嶺南。士大夫多凌蔑之。否則畏避之。方滋本亦檜黨。待之獨有加禮。澹菴深德之。檜死。其黨皆逐。滋入京。謀一差遣。不可得。栖栖旅館。澹菴偶與王梅溪語及其事。梅溪曰。此君子也。率館中諸公訪之。且揄揚其美。由此遂晉用。

韓世忠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于廟廡下見一虎蹲臥。鼻息訥訥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觀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庸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世忠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

謝良佐上蔡人。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上晏駕。哲宗卽位。嘗云。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卻。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

廖德明朱文公高第也。少時夢懷刺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乃宣教郎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請迓者及門。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友相勉。爲質之文公。文公因指案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爲筆。劍不能爲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之數。人則不然。固有朝爲跖而暮爲舜者。其

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蒂。德明官至正郎。張永德陽曲人。初周太祖后柴氏本唐莊宗之嬪。御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數日有一人過其門。敝衣不蔽體。柴見而異之。曰。必嫁是。卽郭威也。柴資以金帛。使事智遠。授供奉官。將兵征淮南。過宋州。市人聚觀。有女子從羣衆中呼曰。此吾父。郭威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女曰。我已有夫矣。召視之。曰。汝何得有貴人爲婿。乃俱挈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卽永德也。未幾威篡漢爲周太祖。除永德駙馬都尉。妻晉國公主。永德居睢陽時。比隣有書生臥疾療之。獲痊來謝。因辭去。曰。後當見淮上。周世宗用兵壽春。求德從之。見一僧乃昔書生也。謂永德曰。若見二屬猪人善事之。當保五十年富貴。時宋祖爲周點檢。永德問其年。生於亥。見大宗問其年亦生於亥。永德皆傾身事之。宋祖卽位。授武勝軍節度。大平興國中拜左衛上將軍。真宗時封衛國公。

正統中祭酒以賊罷。西楊先生與古廉李先生對奕。因嘆祭酒缺員。難得振作者。古廉答云。不可謂無人。明日有旨。古廉爲祭酒。初古廉與陳敬宗在翰林。袁柳莊嘗曳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時陳公儀貌魁梧。而古廉頗短小。聞者未之信。後陳公以方嚴肅下。古廉以忠恕得士。聲望聳然。柳莊之術驗矣。正德中錦衣指揮楊玉埶逆。瑾勢害人。瑾敗。玉伏誅。家口沒入爲奴。有愛妾攜少女逃民間得免。此女長甚美麗。妾鑿前禍誓不婚。京師權貴家李白洲都憲蔭子納之。後寧庶人干紀。李坐寧黨被法。此女入浣衣局。噫。有數焉。無所逃已。

韓琦知秦州時。臥疾數日。忽夢以手捧天者再。其後事英宗於藩邸。翼神宗以爲東宮。

曾崇範妻。凡許嫁其夫輒死。一夕夢曰。田頭有鹿迹。田尾有日炙。乃汝夫也。后嫁乃悟其夢。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温州永嘉人。初開老預定第一甲三人。候讀卷時。問同在內諸公云。周旋儀貌何如。或以豐美對。開老喜。及傳臚。不類所聞。蓋豐美者嚴州周瑄。聽之不真而誤對耳。天順庚辰。曹欽反。逮捕其黨。寧波馬益甚急。一星士馮益就逮。亦棄市。蓋二人皆寧波人。且同名。故有此誤。乃知人之禍福真有命也。

# 賢奕編卷之三

仙釋

昔呂純陽受學于雲房鍾子。鍾子故爲諸幻景歷試之。呂不動。雲房子猶未卽授也。一日呂子涕泣請曰。弟子從先生遊。三紀於茲。諸難備嘗矣。乃師竟秘不授。將某非其人耶。鍾子曰。余視子履似亦可語。願功行未累也。呂曰。何修而功行乃累。鍾子曰。須金百萬。博濟於世始得。呂曰。弟子窶人。何從辦此。鍾子曰。毋。余有丹藥在此。可化銅鐵爲金。卽百萬可立致。子第懷此博施人人。慎勿泄也。呂子喜。受丹藥。戒行間復。請曰。是金卒當變不。鍾子曰。須三千歲後還本質也。呂子曰。如此則誤三千歲後人矣。功行之謂何。吾寧不仙也。請辭。鍾子悅曰。善哉善哉。卽此一念萬年矣。長生久視道在是也。呂子豁然悟。鬯然擇已。蹙然起。曰。師道易易若是。此人人可與能者。奈何難傳之。吾將廣師指普度世迷可乎。雲房子曰。可。汝試爲之。於是呂子歷荆岳。浮湘踰濟。悉以所得指授人人。計所度者無慮數千。人人咸喜得道。相矢終身依焉。呂子亟歸告成於師。師曰。誠如是。汝功偉矣。更試之若何。呂子乃始化身爲極貧苦狀。操瓢披衲而行。乞於諸所度者之門。是數千人者。十去二三。已又化身爲橫遭仇誣械繫。俘囚而過諸所度者之門。則數千人者。十去六七。已又化身爲重罹疾疢。繫骨立而過諸所度者之門。則數千人者。一旦去之盡。呂子失意。悵然而歸。偃息河濱樹下。雲房子化身一叟。過而訊之。呂子語以故。叟曰。吾非若等比。時老且衰。百念俱

灰自矢可身相許矣。願依子終生可乎。呂喜曉得叟，卽許諾。負之渡河以歸。至河中悟，識其爲師，驚訝曰：「嘻！師惟度我，我惟度師耶。」

靜字游大夫問于羅子曰：「養生家守中之訣如何？」羅子曰：「否否。內典謂凡人自咽喉以下是爲鬼窟，天與吾此心神如此廣大如此高明，蓋塞兩間彌六合矣。奈何作此業障，拘囚於鬼窟中乎？」大夫曰：「然則調息之術如何？」羅子曰：「否否。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息安用調？」大夫曰：「吾人寓形宇內，萬感紛交，何修而得心和？」羅子曰：「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心斯和矣。」耿先生聞之，趺然歎賞曰：「此玄宗正訣也。不獨伯陽飯心釋迦合掌，卽尼父復生當首肯矣。」爰識此以醒世之迷于玄修者。

誌公欲堅武帝心，請出囚持杯水驗之。帝如其言，召囚應死者二十輩，各置水滿器，令戴之周行于庭。曰：「水不溢，貸爾死；于是作樂喧之。久之杯水如故，問之曰：『若聞樂作乎？』皆曰：『不聞也。』」誌公曰：「彼畏死，故惟知水不知樂也。求道亦當爾。」馬祖曰：「真如有變易，豈不聞善知識能迴三毒爲三昧，淨戒能迴六賊爲六神，迴煩惱作菩提，迴無明爲大智。」

薛簡問曹谿六祖曰：「願指示心要，令得明道。」祖曰：「道無明暗，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生死憑何出離？』」祖曰：「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小機，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在凡不滅，在聖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性相如如，名之爲道。」  
中丞盧航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

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大喝曰。放下著。

莫尙書少虛。因官西蜀。謁南堂靜師。咨決心。南堂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廁。俄聞穢氣。以手掩鼻。遂有省。卽呈以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南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龍圖王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卻。問口不得。過在甚處。南堂曰。過在有箇見處。因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日。曰。爲何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慶歷中。士大夫多修佛學。往往爲偈頌。以發明禪理。司馬溫公爲解禪偈六篇。云。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信如文中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之者悵悵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雖中國可行。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偈曰。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孟軻安自然。當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揜。是名光明藏。當時稱其精理。

濟南監鎮宋保國出觀荆公華嚴解。東坡曰。華嚴有八十一卷。今獨其一何也。保國云。公言此佛語。至深妙。他皆菩薩語耳。東坡曰。予於藏經中取佛語數句。雜菩薩語中。取菩薩語數句。雜佛語中。子能識其是

非乎。曰不能也。東坡曰。予昔在歧下。聞河陽猪肉甚美。使人往市之。使者醉。猪夜逸去。買他猪以償。客皆大詫。以爲非他產所及。旣而事敗。客皆慙。今荆公之猪未敗耳。若一念清淨。牆壁瓦礫皆說無上妙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耶。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因問曰。木樨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

韓侍郎宗古以書問晦堂曰。昔聞和尚開悟。曠然無疑。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晦堂答曰。心外無剩法。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從上以來。但有言說。乃是隨病設藥。若定有習氣可治。譬如靈龜曳尾于途。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明達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旣無。更欲教誰頓盡耶。

宋孝宗召雪竇寺禪師寶印入對選德殿。問曰。三教聖人本同一理。但所立門戶不同。孔子以中庸設教。耳。印曰。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間。故法華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曰。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帝曰。今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語言。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惟釋氏不立文字。直指心源。頓命悟入。不亂于死生。此爲殊勝。印曰。非獨今世學者不見夫子之心。當時顏子號爲具體。盡平生力量。只道得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捉摸未着。而聖人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是丘也。以此觀之。聖人未嘗迴避諸弟。

子諸弟子自錯過了。昔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此言實爲至當。帝曰。莊老何如人。印曰。是佛法中小乘聲聞以下人。蓋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爲界。卽莊子所謂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若大乘人則不然。度衆生盡。方証菩提。正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帝大悅。

有僧居嘗誦經不輟。其徒游方參悟。歸思度其師。一日指樞間蠅曰。咄。汝不向寥廓奮飛。而日日汨汨然鑽此故紙。安得出頭。其師乃有省。

昔有衲子持鉢來盱江。羅近溪遇之甚謹。居數年辭去。近溪把其手請曰。和尚慈悲。今別我去。願一言度我。衲子曰。沒得說。你官人家常有光景。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嚙出家人。只這等。近溪子聆已。大會于心。頓首數十以謝。夫衲子所云。只這等。是吾儒家所云。不加不損處也。吾黨於此等處。能是錯過。卽高者或在道理上支撐。下者惟在書冊上見解。以此隨境流轉。著風動搖。而所謂不加不損者。成虛談已。彼異教家流。乃能於此當下。理會識取。譬之典午之祚。甘心偏安江左。而中原一片田土。反爲五胡占據。豈不悲哉。近溪子可謂禮失而求之野者。知言哉。

黎子雜釋曰。天地之氣。往者有盡。來者無窮。非往而來。而往也。死者旣消。而生者不息。非死而生。生而死也。譬之水生於崑崙。而消於歸墟。消而復生。非由歸墟。而還於崑崙也。夫夢時魂未離形。固未可與死論。而不散之氣。或偶然轉着生氣。而再生。則朱子亦常有是言矣。

馬端臨曰。朱文公常言佛家偷得老子好處。后來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處。因是說而推究之。仁義禮法者。聖賢之說也。老氏以爲不足爲。而主於清淨。清淨無爲者。老氏之說也。佛氏以爲不足爲。而主於寂滅。蓋清淨者。求以超出乎仁義禮法。而寂滅者。又求以超出乎清淨無爲者也。然曰寂滅而已。則不足以垂世立教。于是緣業之說。因果之說。六根六塵。四大十二緣生之說。層見叠出。宏遠微妙。然推其所自。實本老子高虛玄妙之旨。增而高之。鑿而深之。遂自成一家之言。而后來之道經。反從而依託之。然較其詞采。則鄙劣彌甚者。蓋瞿曇設教最久。屬付其徒亦甚至。又能鼓舞天下之文人才士。以羽翼之。推原其旨意之所從來。而潤色其辭語。所未備。故其爲書博大奇偉。不可以淺窺。若老子則其初固未嘗欲以道德五千言設教也。羽人方士。借其名以自重。而實不能知其說。于是就佛經腳根下竊其緒餘。作諸經懺。而復無羽翼潤色之者。故無足觀。蓋佛襲老之精微。泝而上之。其說愈精微。道襲佛之粗淺。泝而下之其說愈粗愈淺真西山曰。余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常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惡風吹舩。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爲。文公怒形于色。師笑曰。發此嗔恚心。便是黑風吹舩。飄入鬼國也。吁。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卽是火坑。貪愛沉溺。便是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驚覺。舩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畏怖。如械自脫。惡人浸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奔。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眞實爲人。非浪語者。

朱子語錄曰。佛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其後黠者出。卻言實際理地。不染一塵。佛事門中。不會一法

彙言云。回回教門。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尸。所尊敬者惟天。天之外最敬孔聖人。故其言云。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住海東。惟有孔門真實事。眼前無日不春風。

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自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上者。公問是誰。文定言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岩頭丹霞雲門是也。公暫聞意甚不解。乃問何謂。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荆公欣然歎服。後舉似張天覺。天覺撫几歎以爲佳。

蘇子瞻云。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謹無慾。一物不芥蒂於心。真卻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某謂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雖毀佛罵祖可也。

陸司寇論宋儒獨推無垢謂其達於禪宗云。按史述無垢在越作幕官。辭供給錢。在館進書。辭轉官。人訝爲好名。無垢曰。旣請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即便受賞。於心不安。何名之好。貪者往往不曾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醫。別人旣不自知病。又惡人醫病。其惑甚矣。卽無垢此論。其學亦以本心爲則。聖學原如是也。抑聞無垢之言曰。人於倉卒患難中。處事不亂。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又曰。處事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卽此語觀之。無垢未嘗離事言心也。噫。如此談禪。吾於禪無間然矣。

楚侗耿先生曰。觀其作用處。便作兩截一語。此非伯子不能道。竊詳彼教。大端以寂滅滅已處爲宗。若孔孟之教。惟以此不容已之仁根爲宗耳。試觀自古聖人所以開物成務。經世宰物。俾爾我見在受享于覆

載間種種作用。孰非此不容已之仁根爲之者。然卽此不容已之仁根。原自虛無中來。顧此虛無。何可以言詮。侈言之者。由有這見在也。着見便自是兩截矣。聖人第于不容已處立教。使人由之。不使知之。如宰我欲短喪。夫子第卽其不安處省之。墨氏貴薄葬。孟子第原其類有泚處省之。至其所以不安處。所以有泚處。非不欲使知。不可加知也。余嘗觀楞嚴經中。曉曉然于不可加知處。欲使人知。蓋猶窶人丐子。偶見富貴家服飾華靡。便爲張皇夸詡。若孔孟便只以爲家常茶飯。第令人朝夕饜飶耳。且今世之談虛無者。何曾能虛能無。深之傍見高談。淺之口足背馳。大都皆兩截也。程伯子之言。非今古同慨哉。

觀物

有蛇名高聽。常闖入巨蜂房中。盡收其毒。乃出伏道傍莽中。伺人過而螫之。已尾其人。至于宅近處。緣樹末而竊聽之。聞其家有哭聲。諗其人旣斃。乃悠然去。否則憤憤復集毒螫人如初。噫。此蛇蓋夙生中惡業者。如所螫人。徼天之倖。終無恙。日自集毒無已。毒厚寧不自斃哉。愚矣。

泉海有魚。乘潮入港。潮退不得出。土人呼聚百衆。持刀斧梯上魚背。恣意砍取其肉。數十百石。魚猶恬然如故。潮至復乘之去。此猶其小者。雷海有魚。海濱人望之。連亘若大行。自東徙西。直至半月乃休。其長奚啻千里。或曰。如此魚者。必大海乃有之。若井非不清潔也。味非不甘冽也。求三寸之魚。不可得矣。

烏能反哺。世嘉其孝。稱慈烏云。乃上林烏尤有足嘉者。每若孕號。羣飛而集。秩然有序。晚復還棲上林。上林故禁地也。畢弋尠驚。託身之智。視丘隅之止。益得矣。尤有異焉。閭闔一啓。千官集擁。烏翔而過其上者。

奚啻千萬。更不聞有遺穢。點其冠服者。噫嘻。躬厚德者。自無薄行。安忍輕點。饜朝士哉。若別種喙大而項白者。其聲躁厲。飛止入屋而號。俗傳爲報凶。但聞其聲。思揭竿而逐之矣。

海之渚有海鏡焉。其腹空洞無臟。唯中藏蟹子。小如黃豆。而螯其足。海鏡饑則蟹出拾食。蟹飽海鏡亦飽。或迫之火。則蟹出離臟腹。而海鏡立斃矣。彼其所爲斃者。以所假在外不在內故也。水母者亦出海中。胚渾凝然而絕無眼。常有數蝦寄蹲腹下。代爲之眼。蝦行而行。蝦止而止。一日波盪。蝦離而水母竟躓死泥沙。彼其所爲躓者。以所假在物不在已故也。

孔雀雄者毛尾金翠。性故妬。雖馴久。見童男女着錦綺。必趁啄之。山棲時先擇處貯尾。然後置身。天雨尾濕。羅者且至。猶珍顧不復舉。卒爲所擒。又山鷲亦愛重其尾。終日映水。目眩輒溺。

宋開禧間。九江戍校王成。見病踰收秣之。嘉定庚午。峒寇李元礪犯龍泉。成出戰死。踰屹立不去。悲鳴屍側。寇將顧曰。良馬。取獻之。元礪弟喜。日乘之。復犯永新。踰識我軍旗幟。冒陣馳歸。勒控不能止。軍士識之。共擒乘踰者。譟而進。寇大駭。遂敗。

晉大和中。廣陵楊生畜犬甚愛之。行止與俱。後生飲酒醉臥草中。時野火起。乘風火烈。狗周章號喚。生醉不覺。前有坑水。狗走浸水中。還以身水灑生。左右草令濕。火尋過。生醒方覺。又暗行墜空井中。狗呻吟徹曉。人過怪之。往視見生。曰。可出我。當厚報。曰。以狗見與可也。乃出之。繫狗去後。五日狗夜走歸。

龜生村民趙五家。犬生子方兩月。後隨母行。忽爲虎噬。五呼鄰里數壯夫持矛逐之。虎捷馳不可及。稚犬

奔嘶虎尾。虎帶之以走。稚犬爲棘刺掛胃。皮毛殆盡。終不肯脫。虎由此繫累稍遲。追及斃刃下。

唐明皇所教舞象。祿山亂。大宴胡酋。出舞象。給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令之舞。象皆努目不動。祿山盡殺之。昭宗有猴。能隨班起居。賜緋袍。號孫供奉。後朱全忠篡位。取猴令殿下起居。猴徑趨上。跳躍奮擊。遂殺之。

宋末姚玉京嫁襄州小吏衛敬瑜。衛溺水死。玉京孀居。有雙燕巢梁間。一爲鷲鳥擊死。一孤飛徘徊。至秋止。玉京臂儼如告別。玉京以紅縷繫足曰。新春復來爲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詩曰。昔時無偶去。今年還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自爾秋歸春來。凡六七年。玉京死。明年燕來。周章哀鳴。家人語曰。玉京墳在東郭。燕遂飛至墳所亦死。每風清月明。襄人見玉京與燕同遊漢水之濱。

武平產猿。隕毛若金絲。閃閃可觀。猿子尤奇。性可馴。然不離母。母黠不可致。獵人以毒傳矢。伺母間射之。母度不能生。灑乳于林。飲子。灑已氣絕。獵人取母皮向子鞭之。卽悲鳴而下。斂手就制。每夕必寢皮乃安。甚者輒抱皮跳擲而斃。

宋濂曰。新昌黃琛甫有牡犬。爲邏卒所食。棄骨屏處。其子銜之。瘞諸野。予聞撫髀大息。每舉諭諸人。人輒笑予誕。且謂古無是事。昔譙縣崖仲文畜犬。會稽石和以丁奴易不從。和殺仲文奪其犬。犬齧和守仲文屍。爪浮土掩之。尋牽和衣訴官。和伏誅。此晉義熙中事也。冀州石玄度犬。母育一子。愛之甚。玄度烹子食之。母候骨投地。斂置一窟。移葬於桑間。日夕向桑嗥。逾月乃止。此宋元徽中事也。謂無是事者過矣。夫犬

能禦盜。斷姦。解難報恩。傳記所載者然也。又寧此二事乎。

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採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據案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探巢卒也。銜巾來還。乃徑攫探巢者巾去。大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

金陵閭右子。蕩覆先業。不勝逋責。決意自盡。一日市酒肴與妻永訣。夫妻對泣。不忍飲食。遂相與縊焉。家有貓。哀鳴躑躅。其肴在案。不顧也。數日不食死。

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一日問之曰。思鄉否。對曰。思鄉。遂遣中貴送還中山。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樹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

有鷺曰鵠者。穴于長安薦福浮圖。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曰。冬日之夕。是鵠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煖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上。跂焉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苟東矣。則是日不東。逐南北亦然。

王夔齊公禎。通判夔州時。石和尚流劫入夔。同知王受牒捕賊。性險狷。故託疾不敢出。公忿忿面數之。即日勒民兵與賊戰。公陷圍中。賊欲降之。公大奮罵。賊怒斷其喉。自死所。至府三百餘里。馬逃歸。毛鬣盡赤。衆始駭公已死。家人盡售行李與馬。爲資歸其喪。王得馬不償直。夜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者加莖豆。不爲止。自起視。攪馬驂前齧其項。王仆地不省。翌日嘔血數升死。

成化間一富商寓京師齊化門寺中。僧見其挾有重貲。約衆徒先殺其二僕。遂殺商置坎中。而以二僕尸壓其上。俄有貴官游賞過寺。寺犬嗷嗷不已。官疑之。命人隨犬所至。犬至坎所伏地悲鳴。官使人發視之。尸見矣。起尸而下。有呻吟之聲。乃商人復甦也。以湯灌之。少頃能言。白其事。盡捕僧置之法。

程伯淳遊山。山僧云。晏元獻南來。獼猴滿野。獻爲一絕云。聞說獼猴性頗靈。相車來便滿山迎。鞭羸到此何曾見。始覺毛蟲亦世情。

離阿含經有龜被野干所包。藏六而不出。野干怒而捨去。佛告諸比丘。當如龜藏六。自藏六根。魔不得便。東都有人養鸚鵡。以其慧甚。施於僧。僧教之能誦經。往往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及其死。焚之有舍利。

誌公斑鳩偈曰。人道斑鳩拙。我道斑鳩巧。一根兩根柴。便是家緣了。

瀛之水上有二鳥。一類鵠。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終不易地。其名曰信天緣。一類鷺。奔走水上。不問水腐泥沙。必唼唼然。必盡索之而後已。無一息少休。其名曰謾畫。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謾畫均度。一日無饑色。視謾畫加壯大。然則人之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視二物爲何如哉。

警喻

昔有十家之隣。皆荒其百畝。日惟轉糴於市。以贍朝夕。隣家之農勸之曰。曷若力耕。可積而富乎。其二人聽之。舍糴而田。八家之人競相非沮曰。吾安得待秋而食。其一人力田不顧。卒成富家。一人惑其言。復棄

田而糴。竟貧餒終身。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開鍾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鍾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

楚人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師之是聽。於是小試洲渚之間。所向莫不如意。遂以爲盡操舟之術。遽謝舟師。椎鼓徑進。而犯大險。乃四顧膽落。墜槳失柁。然則召今日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倖乎。

昔楚人有宿于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履以歸。楚人不知也。適使其僕市履於肆。僕私其直而以竊履進。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見其履在楚人足。而心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吾履。遂與之絕。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悔謝曰。請爲友如初。

梟逢鳴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雖東徙亦不免於人之惡也。

海魚有吐黑水上。庇其身而遊者。人因黑而漁之。嘻。肩鎖固。盜賊喜。用明者蔽。善敵者死。

東南有荆山之麝。臍焉。荆山有逐麝者。麝急則抉其臍投諸莽。逐者趨焉。麝因得以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如之者。以賄亡其身。及其家。何其智之不如麝耶。

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積而藏。

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宗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言之。若子貢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也。

瓠里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者未至，於是舟泊于滸者以千數。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敝。蓬折櫓破，飄者即官舟也。從而得之。瓠里子仰天歎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爲官民歟？則愛之者鮮矣，宜其敝也。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猩猩獸之好酒者也。大麓之人，設以醴尊，陳之飲器，大小具列焉。織草爲履，勾連相屬也。而置之道旁。猩猩見則知其誘之也。又知設者之姓名，與其父母祖先。一一數而罵之。已而謂其朋曰：盍少嘗之，慎毋多飲矣。相與取小器飲，罵而去之。已而取差大者飲，又罵而去之。如是者數四，不勝其唇吻之甘也。遂大爵而忘其醉。醉則羣睨嬉笑，取草履着之。麓人追之，相蹈藉而就繫，無一得免焉。其後來者亦然。夫猩猩智矣，惡其爲誘也，而卒不免於死，貪爲之也。

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乎哉。東海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名曰婁。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曰鷦。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歷。前足鼠後足兔。前甘草必嚼。以遺蚤蚤。距虛。其性非能蚤蚤。距虛將爲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假。而況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爲伍。則豈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于人。兩瞽相扶。不傷墻木。不陷井穿。則其幸也。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坳驂無答服。車至門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曰。徒之隔下。妨往來者。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不免爲笑者。早晚之時失也。

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謂其子曰。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子泣而觸地曰。昔也往責于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嘻。是必夫奇鬼也。明且之市而醉。其真子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

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爲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

蝟音負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邛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在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

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爲己累也。惟恐其不積。及其息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矣。

臨江之人。畋得麋麇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主人怒撻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稍大。忘己之麋也。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

南岐在秦蜀山谷中。其水甘而不良。凡飲之者輒病瘰。故其地之民無一人無瘰者。及見外方人至。則羣小婦人聚觀而笑之曰。異哉人之頸也。焦而不吾類。外方人曰。爾之鬢然凸出於頸者。瘰病之也。不求善藥去爾病。反以吾頸爲焦耶。笑者曰。吾鄉之人皆然。焉用去乎哉。終莫知其爲醜。

獸有獠。小而善緣利爪。虎首癢。輒使獠爬搔之。不休成穴。虎殊快。不覺也。獠徐取其腦。啖之。而汰其餘。以奉虎。曰。余偶有所獲。腥不敢私。以獻左右。虎曰。忠哉獠也。愛我而忘其口腹。啖已。又弗覺也。久而虎腦空。痛發。跡獠。獠則已走避高木。虎跳踉大吼。乃死。世人謂邯鄲挾瑟而倡者類之。於是乎寧獨一倡哉。

蘇文忠曰。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得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

西隣母有好李。苦窺園者。設穿墻下。置糞穢其中。黠豎子呼類竊李。登垣陷穿間。穢及其衣領。猶仰首于其曹來來。此有佳李。其一人復墜。方發口。黠豎子遽掩其兩唇。呼來來。不已。俄一人又墜。二子相與詬病。黠豎子曰。假令三子者。有一人不墜穿中。其笑我終無已時。嗟嗟不善者之妬善人類如此。彼惟恐善人之笑之也。而爲善者又奈何懷貪李之私。卒中於其所誘也哉。

昔人有先世之廬。稱穹廣焉。不幸罹罪。偕其妻孥幽於狴狴。厥子長育。圓扉罕覩天日。一日釋罪復其故居。厥子猶以圓扉爲家。日促母以歸。母曰。是乃家也。子終恇惑。已而其父証之。然後肯信。又有富人子自童亡外。旣長行乞過家而不識也。其父識引之。子復家。授以帑藏。退不敢當。已而其祖證之。然後肯從。若此者。彼豈不欲有先世之室廬。慈父之帑藏哉。彼固無以奪習見之先入也。況夫理者。非可以形體求而証佐定也。又惡能回是非于先入哉。故難言也。

隋田楊與鄭法士俱以能畫名。法士自知藝不如楊也。乃從楊求畫本。楊不告之。一日引法士至朝堂。指以宮闕衣冠人馬車乘曰。此吾畫本也。子知之乎。由是法士悟而藝進。唐韓幹以貌馬名入供奉。明皇詔令從陳閔受畫法。幹因奏臣自有師。陛下內廐飛黃照夜五方之乘。皆臣師也。帝然之。其後幹畫遂果踰閔。若田幹二子。可謂能求其真者也。彼以似求似者。則益遠矣。今之學者。雖曰求聖人之經。固已非其真。乃舍經而專求訓詁。則又求似其似之者矣。不尤遠乎。

翻俗多賈。有士人父壯時賈秦隴間。去三十餘載矣。獨影堂畫像存焉。一日父歸。其子疑之。潛以畫像比

擬無一肖。拒曰：吾父像肥皙，今瘠，像寬鬚，今髯多鬢，乃至冠裳履屐一何殊也。母出亦曰：嘻，果遠矣。已而其父與其母亟話疇昔，及當時畫史姓名，繪像頗末，乃愜然阿曰：是吾夫也。子於是乎禮而父焉。夫父天下莫戚者也，乃一泥於繪像，致有妻子之疑，彼儒者獨不知經史亦帝王聖賢之繪像也。顧泥經史而忘求聖人之心，是卽所謂泥繪像而拒眞父者也。

濟南郡方山之南有明鏡石焉，方三丈餘也。山魅行狀，了了然著鏡中，莫之遁。至南燕時，山魅惡其照也，而漆之俾弗明。自鏡石漆而山魅晝熾，人足掃矣。夫人莫不有鏡能照魍魎，魍魎隱不皇矣。皇害人哉。雖然，吾見今之人有自漆其鏡以悅魍魎者矣，其不爲魍魎怖伏者誰？夫昔宋顏延年嬖其妾且畏之，妾一日撲跌，延年幾斃，妾死，延年反哭之，慟已而恍見其妾出于屏間，驚怖遂卒，然則魍魎夫人自爲之也。僖宗吟曰：紇乾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固以外逼強藩，內窘家奴，欲棄萬乘爲齊民而不可得，讀之彌足悲焉。昔王守澄教其黨曰：無令人主近賢士親詩書，則吾儕可以得志，嘗試辟之，斯語也。固亦所謂貝母藥耶。昔江左有病人面疽者，試以百藥，莫不掀唇當之。至貝母閉口不欲納，病者喜曰：此藥治矣。因以葦筒灌之，數日遂愈。故治病者當求病之所忌，賢士詩書，閣寺忌之久矣。人主治閣寺，唯親賢講學，夙夜驚於知人安民，勿遑其他。寺人賚功唯費，無惟名器，唯恩無惟事權，亂不假刊也。是曰上策。以術取資于世者，諸不可苟，而醫爲甚。業此術者，須精脉理，辨地宜，審歲運，而本之恆心，始得維學亦然。今世談學者多崇佛蔑孔，曷亦審諦其脉耶。惟吾孔氏之學，其脉曰仁，仁也者，吾人之生理也，探之無朕。

達之無垠。猶脉之於人也。形無可見。而人之所以病不病。病之所以痊弗痊。實驗於此。故曰切脉可以體仁。今以學自命者。舍此根心之不容已者。猥云尋之了不可得者。爲向上第一機。豈不悖哉。何謂辨地宜。往見談學于伊洛者。多詆支遠之玄詮爲邪哆。談學於江左者。則視程朱之緒言若詬訾。毋亦囿於風氣。然爾。醫家者言東南地下。其病多濕與寒。治法宜散以溫。西北地高。其病多熱與燥。治法宜清而潤。蓋五方風氣異宜。故同病亦異治也。今柄學者。須操何術使兩地無偏安邊見病耶。又歲序攸司。五行迭運。工于醫者必審此而節宣調燮之功。乃可奏也。惟民疾三。今不古若。尼父嘆之矣。矧世愈趨狂之疾不直蕩而已。裂維蹈淫者有之。衿之疾不直忿戾而已。戕人螫物者有之。愚之疾不直詐而已。譁張傲謔不可方物者有之。猶人之病爲癩爲顛爲迷罔已。抑豈氣運到今應有此耶。尼父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夫醫且不可無恆。而況以學自命者乎。吁。彼蔽此恆性。視人之邪慝爲無關。是自私其學而棄天下後世大罪也。彼離此恆性。而別操無上之妙道以號於世。是誣枉其學以殺天下後世。其罪爲尤大矣。今夫水之爲水。其狀萬億。或見以湛然而清者爲水。彼混然而濛者亦水也。悠然而平者爲水。彼駛然而逝者亦水也。淵然而止者爲水。彼澎湃而滔天者亦水也。其洄洑湍激。或爲聚沫。或爲流澌。或爲凝冰。或爲瀑練。異態殊狀。莫可勝窮。亦皆水也。或藉之滋禾稼。通舟楫。興寶藏。殖貨財。固水也。或至於懷山襄陵。圯城潰垣。夷墳漂舍。故亦水也。性之萬殊。亦若是已。彼執一以論性。固非知性者也。若或病此性之難明也。而欲斷緣息念。絕應離倫。以求性之見。譬則湮江斷河。而欲塞水之流。不可能也。又或病此性之難制。

也。而欲狻情刻意。矯強懲窒。之求性之定。譬則高防固隄。以制水之橫。卽能之不可常也。近論性者。多執見以論性。而漫謂一切皆是。譬則據所見皆水。謂無非水者。任其漂蕩橫流。汜濫中國。卽犯害民物而不爲之所。是古聖人所大不忍也。昔聖人審水之所是來。而究其水之所由歸。疏鑿決排。一舉而導之海。蓋聖人知水雖萬狀異態。而水之性則就下也。以海爲壑而已。是故行所無事。而亦未嘗忘所事也。夫天下固無絕流之水。然覩涇水之橫流。而警予者。古聖人不容已。天下無離欲之性。乃墮欲境而滅天理。聖人寧能安乎哉。聖人審人性之本。諸天者原自不容已。雖其發見萬有不齊。而性之所止。止于至善而已。彼其所以章軌真教。敦典崇禮。敷政明刑。其術萬方。無非使人同歸于善而已。

應諧

一里尹管解罪僧赴戍。僧故黠。中道夜酒里尹致沉醉。鼾睡。已取刀髡其首。改緹已縲。反縲尹項而逸。凌晨里尹寤。求僧不得。自摩其首髡。又縲在項。則大詫驚曰。僧故在是。我今何在耶。夫人具形宇內。罔罔然不識真我者。豈獨里尹乎。

昔人有覩雁翔者。將援弓射之。曰獲則烹。其弟爭曰。舒雁烹宜。翔雁燔宜。競鬪而訟于社伯。社伯請剖雁烹燔半焉。已而索雁。則凌空遠矣。今世儒爭異同。何以異是。

商季子篤好玄。挾貲遊四方。但遇黃冠士。輒下拜求焉。偶一猾覬取其貲。給曰。吾得道者。若第從吾遊。吾將授若。商季子誠之。遂從之遊。猾時時伺便未得。而季子故時趣授道。一日至江滸。猾度可乘。因給曰。道

在是矣。道在是矣。曰何在。曰在舟檣杪。若自升求之。其人置貲囊檣下。遽援檣而升。猾自下抵掌連呼。趣之曰。升曰。升至杪。尤趣曰。升。季子升無可升。忽大悟。此理只在實處。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抱檣歡叫曰。得矣。得矣。猾挈貲疾走。季子既下。猶歡躍不已。觀者曰。咄癡哉。彼猾也。挈若貲去已。季子曰。否否。吾師乎。吾師乎。此亦以教我。

有盲子道涸溪橋上。失墜。兩手攀楯。兢兢握固。自分失手必墮深淵已。過者告曰。毋怖。第放下。卽實地也。盲子不信。握楯長號。久之力憊。失手墜地。乃自哂曰。嘻。蚤知卽實地。何久自苦耶。夫大道甚夷。沉空守寂。執一隅以自矜嚴者。視此省哉。

昔人有癢。令其子索之。三索而三弗中。令其妻索之。五索而五弗中也。其人怒曰。妻子內我者。而胡難我。乃自引手一搔而癢絕。何則。癢者人之所自知也。自知而搔。寧弗中乎。

兩人相詬於衢。甲曰。你欺心。乙曰。你欺心。甲曰。你沒天理。乙曰。你沒天理。陽明先生聞之。謂門弟子曰。小子聽之。兩人諄諄然講學也。門人曰。詬也。焉爲學。曰。汝不聞乎。曰。心曰天理。非講學而何。曰。既講學。又焉詬。曰。夫夫也。惟知求諸人。不知反諸己故也。

有牧豎子。敝衣蓬跣。日驅牛羊。牧岡垆間。時時扼嗑而歌。意自適也。而牧職亦舉。一日拾遺金一銖。納衣領中。自是歌聲漸歇。牛羊亦時散逸不擾矣。又燕市一髻子。傭爲人作麪。且磨且羅。中夜作苦。浩歌自如。一夕主妻感慨。就主公謂曰。阿公傲天。頗饒於貲。視瞽奚若。乃終生營營。反不逮渠之適何也。主人曰。唯

唯吾第試之。翊日警請發廩取麥。主人故置金鏹麥中。時從旁伺之。警傾麥磨上。忽聞鏗然聲。手探拾之。以爲遺也。懷之。踉蹌色動。疑寧躊躇。竊四聽無人聲。乃瘞之牀下。時作時往躡之。自是歌輟。作亦不力。主乘間發取其金。警不知也。踰時警辭主人欲去。主人佯許之。瀕行卽地取金。亡矣。宵然自喪。乃復踴懇求。復爲傭云。

汝有田舍翁。家貲殺盛。而累世不識之無。一歲聘楚士訓其子。楚士始訓之。搦管臨朱。書一畫訓曰一字。書二畫訓曰二字。書三畫訓曰三字。其子輒欣欣然投筆歸告其父曰。兒得矣。兒得矣。可無煩先生重費館穀也。請謝去。其父喜從之。具幣謝遣楚士。踰時其父擬徵召媼友萬氏。姓者飲。令子晨起治狀。久之不成。父趣之。其子恚曰。天下姓字夥矣。奈何姓萬。自晨起至今才完五百畫也。初機士偶一解。而卽訥訥自矜有得。殆類是已。

齊奄家畜一貓。自奇之。號于人曰虎貓。客說之曰。虎誠猛。不如龍之神也。請更名曰龍貓。又客說之曰。龍固神於虎也。龍升天須浮雲。雲其尙于龍乎。不如名曰雲。又客說之曰。雲竊蔽天。風倏散之。雲固不敵風也。請更名曰風。又客說之曰。大風颺起。維屏以墻。斯足蔽矣。風其如墻何。名之曰墻貓可。又客說之曰。維墻雖固。維鼠穴之。墻斯圯矣。墻又如鼠何。卽名曰鼠貓可也。東里丈人嗤之曰。噫嘻。捕鼠者故貓也。貓卽貓耳。胡爲自失本真哉。

張詡子繕一榻麗。以在臥內。人未由見也。故托疾臥榻上。致媼友省問觀之。其媼尤揚子者。新製一襪。亦

欲章示其人。故褰裳交足加膝而坐。已。問曰。君何疾。張翹子覩尤揚子狀若是。相視而笑曰。吾病亦若病也。

粵令性悅諛。每布一政。羣下交口讚譽。令乃驢一隸。欲阿其意。故從旁與人偶語曰。凡居民上者。類喜人諛。惟阿主不然。視人譽篋如耳。其令耳之。亟招隸前。撫膺高蹈。嘉賞不已。曰。嘻。知余心者。惟汝良隸哉。自是暱之有加。

吳中一老。故微而窶。初弄蛇爲生。其長子行乞。次釣蛙。季謳採蓮歌以丐食。晚致富厚。一日其老聚族謀曰。吾起家側微。今幸饒於貲。須更業習文學。方可振家聲也。於是延塾師館督。令三子受業。踰年塾師時時譽諸子業日益。其老乃具燕集賓。延名儒試之。名儒至。則試以偶語。初試季子云。紛紛柳絮飛。季對曰。哩哩蓮花落。繼試仲子云。紅杏枝頭飛粉蝶。仲對云。綠楊樹下釣青蛙。試長子云。九重殿上排兩班。文武官員長對曰。十字街頭叫幾聲。衣食父母。其老竊聆之。詫曰。阿曹云云。猶舊時所弄蛇也。吁。夫囿于習而欲滿之者難矣。

燕人育二女皆護極。一日媒氏來約婚。父戒二女曰。慎箝口勿語。語則人汝棄矣。二女唯唯。旣媒氏至。坐中忽火。燕姊裳其妹。期期曰。姊而裳火矣。姊目攝妹亦期期言曰。父屬汝勿言。胡又言耶。二女之吃卒末掩媒氏謝去。

于嘽子與友連床圍爐而坐。其友據案閱書。而裳曳于火甚熾。于嘽子從容起。向友前拱立作禮而致詞。

曰。適有一事。欲以奉告。諗君天性躁急。恐激君怒。欲不以告。則與人非忠。敢請。惟君寬假。能忘其怒。而後敢言。友人曰。君有何陳。當謹奉教。于暉子復謙讓如初。至再至三。乃始逡巡言曰。時火燃君裳也。友起視之。則燬甚矣。友作色曰。奈何不急以告。而迂緩如是。于暉子曰。人謂君性急。今果然耶。

沈屯子偕友入市。聽打談者說楊文廣圍困柳州城中。內乏糧餉。外阻援兵。蹙然踊嘆不已。友拉之歸。日夜念不置。曰。文廣圍困至此。何由得解。以此邑邑成疾。家人勸之相羊垆外。以紓其意。又忽見道上有負竹入市者。則又念曰。竹末甚銳。衢上行人必有受其戕者。歸益憂病。家人不得計。至巫。巫曰。稍冥藉若來。世當輪迴爲女人。所適夫姓麻哈。回夷族也。貌陋甚。其人益憂。病轉劇。媼友來省者。慰曰。善自寬。病乃愈也。沈屯子曰。若欲吾寬。須楊文廣圍解。負竹者抵家。又麻哈子作休書見付。乃得也。夫世之多憂。以自戕者。類此也夫。

一儉兒黠甚。終生行竊無犯。垂老子慮其術。終於其身。日懇傳焉。父曰。吾何傳。爲之卽是。子一夕乘間入富室臥內。有大櫃。偶未鑄。預隱其中。計伺主人寐。則竊藏出也。乃主人方寢而憶。鑄其櫃。不得出。中夜徬徨。夜闌益棘。不得計。故彈指作鼠齧聲。主人寤聞之。慮鼠齧衣籍。亟起發鑄。逐鼠。儉兒子躍出。逸歸。對其父曰。父奈何秘不兒傳。幾瀕死所矣。籍第令計不出。是奈何。父曰。卽此是矣。吾又何傳。故善教者道而弗牽。開而弗達。使人繼其志可爾。

漢村三老。皆款啓寡聞之。毗也。終生未履城市。甲老偶經一過。歸向二老。夸所覩聞。二老歛動。約春糧往。

遊行間甲老願謂丙老曰。至彼慎勿妄語。取市子嫻笑。須聆吾指。比至郭。忽聞鍾聲。乙老詫曰。此何物叫號如是。甲老曰。此鍾鳴也。丙老曰。而我抵舍。當市鍾肉啖之。甲老曰。嘻。誤矣。鍾乃搏泥爲質。而火煨成者。安可啖耶。甲老蓋偶見範鍾之具。而未實見鍾云。夫竊膚末之見。而輒曉曉然欲以開示人。將率天下而瞽也。

中和里僻陬也。居民多老死。不見官府。相傳里中有三駮。云其一赴縣應里役。晨起族長趣偵令出視事。未時令方釋團領袍服。褶襖據案而坐。駮子從門屏遙覷一過。忙忙歸報族長曰。官人未出。惟夫人坐堂上耳。族長噤曰。豈有是哉。駮子曰。吾覲坐堂上者。上服綠披袂而下紅裙。非夫人誰耶。蓋遙瞻案惟爲女裙。而因以褶襖爲披袂也。其一爲郡吏。長吏令入署承篆。駮吏直入守臥內。守夫人方在沐。駮吏啓戶搖手屬夫人授篆。夫人大驚走避。使人白守。守怒朴之。駮吏起拊其髀。恚曰。是何人家。卽犬無一吠者耶。其一直郡筦庫。郡守退食。駮子從旁睨之。出大詫。語其兄曰。原來官人喫飯亦與凡人同也。兄呵之曰。咄。官人非人耶。君子曰。人苟知日用飲食卽道也。聖凡何殊焉。彼視聖賢大高。其不爲中和里民者鮮矣。西吳族世豐於財。不事詩書。其母有弟補博士弟子員。衣青衿來謁。母大詫曰。而何服此衣服哉。嗟而貧。纖不足於藍。故綴以青歟。奈何不浼我取足耶。蓋不識青衿爲時制服也。某友素厲清真薄滋味。而性嗜豕臠羹。新市屠豕者多不潔。友徵召客飲。市豕臠作羹。且戒庖丁令弗過滌。失其真味。羹旣熟。臊氣觸鼻。不可邇嗅。友先自嘗。嘖嘖歎賞曰。有味哉。有味哉。客以友爲大方。信其知

味附和羨賞而勢穢。座中間有出而殺者。吁世學者穢德滋彰。猥稱至道。視此省哉。

上元姚三老費甲閭右。嘗買別墅。其中有池亭假山。皆大湖怪石。一日狂客王大痴來遊。酌池上酒酣。大痴曰。翁費直幾何。曰費千金。大痴曰。二十年前老夫曾觴詠於此。主人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謀之久矣。其孫子無可奈何。只得賤售。大痴曰。翁當效刻石平泉。垂戒子孫。異時無可奈何。不宜賤售。

潁川姚尙書神道碑。規制頗類顏魯公所書茅山碑者。國初州人侍郎某者欲割三之一鑿墓表。畏州守難之。懇祈百端。州守曰。姚尙書子孫微矣。莫有主者。便割三分之二無不可。侍郎喜過望。或問守曰。侍郎割尙書之碑。子不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也。守曰。吾意欲使後人割侍郎之碑。猶能中分耳。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並禁鵝鴨。時胡致堂在西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聞虜中有龍虎大王。當以鵝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人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大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姑蘇鄒天澤者。略涉書。好摘人詩文句字。供嫻笑。偶讀瞿文懿王立沼上義。訝曰。沼因惠王地也。彼何得言所得非其地。已誦詩至流鶯啼到無聲處。卽又曰。啼則有聲。何謂無聲。諸所戲侮聖言。多類是。一日獨坐。有青衣二人。捧之去。至一所。殿宇莊嚴。天澤踞階下。遙見柱帖云。日月閻羅殿。風霜業鏡臺。始知已死。

王問天澤知過否。因引業鏡照之。具得其罪狀。王復命青衣引天澤還陽世道其事。比出門。天澤輒又謂青衣曰。屬見殿柱帖。政自不佳。何獨閤羅殿偏有日月乎。青衣者怒曰。女尙敢爾爾。扶之俄遽然醒。東坡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洲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熟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蠅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蠅卽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見相。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爲一笑。

劉壯輿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爲糾繆。以示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王荊公謂余曰。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余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羅數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余所以不敢當荊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後耳。

蜀先主嘗因早檢禁酒。刑吏於人家檢得釀具。欲令與釀酒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雍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高宗出獵。在路遇雨。因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爲不漏。對曰。能以瓦爲之。必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李茂貞居岐。以地狹賦薄。嘗下令榨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者笑曰。臣請並禁月明。唐僖宗頗工衆藝。於音律。搗博。蹴鞠。鬪雞。無不精妙。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

須爲狀元。野豬對曰：英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

劉貢父初入館，乘一課馬而出，或言此豈公所乘，亦不慮趨朝之際，有從羣者，或致奮奔蹠之患耶？貢父曰：吾將處之也。或問何以處之？曰：吾令市青布作小襜，繫之馬後耳。或曰：此更詭異也。貢父曰：我初幸館閣之際，俸入檢薄，不給桂玉之用，因就廉直取此馬以代步，不意諸君子督過之深，姑爲此以揜言者之口耳。

吳元中在辟雍時，試經義五篇，盡用字說。據援精博，蔡京爲進呈，持免過省，以爲舉字說之勸。及作相，請復春秋科，反攻王氏。徐擇之時爲左相，語人曰：吳相此舉，雖湯武不能過，客不解，擇之曰：逆取而順守，元中甚不能平。

趙子固嘗得姜白石所藏定武不損本禊帖，乘舟夜泛而歸，行至雷之昇山，風起舟覆，行李僕被，皆淪溺無餘。子固方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禊帖，語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問也。

王忠肅公黜，素不喜諧謔，間有之，亦若寓規警者然。一日見一大臣目送美姝，復回顧之，忠肅云：此人甚有力。大臣曰：先生何以知之？應云：不然，公之頭何以被他掣轉去？

貧家無潤藥，薦與其露足，寧且露手，佯謂人曰：君觀吾儕，有須臾離筆研者乎？至於困睡，指猶似筆也。小兒子不曉事，人問母夜何所蓋，輒答云：蓋薦，嫌其大陋，撻而戒之曰：后有問者，但云蓋被。一日出見客，而薦草挂鬚上，兒從后呼曰：且除面上被，所謂作僞日拙者乎？

東坡示參寥云。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吾上。艾人俯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爭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閑氣耶。此極可爲淺學爭辨者之喻。堪輿朱者。卜兆執泥天星。山川形勢弗論也。自卜一兆。葬其親。謂於天星叫吉。後當興盛。旣葬而妻殞。子殤。或說之。朱曰。是故然。據圖讖。此兆先凶後吉。拚亡七命。乃發也。朱不思身並所屬。董董六人耳。兆後卽吉。庇蔭者。疇其當之。朱氏今竟殲云。

新市齊有瞽者。性躁急。行乞衢中。人弗避道。輒忿罵曰。汝眼瞎耶。市人以其瞽。多不較。嗣有梁瞽者。性尤戾。亦行乞衢中。遭之相觸而躓。梁瞽故不知彼亦瞽也。乃起亦忿罵曰。汝眼亦瞎耶。兩瞽鬩然相詬。市子刪笑。噫。以迷導迷。詰難無已者。何以異於是。



# 賢奕編卷之四

志怪

黨氏女韓城縣芝川人。先是有王蘭者舍於芝川。蘭如賓家。如賓殺之。匿其錢數百萬。其年生一男。美而慧。名玉童。比長。輕裘肥馬。恣其出入。玉童忽暴卒。父母哀之。雖喪畢。每忌日。飯僧施財。自是稍稍致貧。如舊。有僧求食於黨氏。一女子應門曰。母兄皆出。不得具饌。此去數里。有蘭氏者。亡子忌日。方當飯僧。盍往焉。其亡子即我之前身耳。僧大異之。問其所以。不對而入。僧於是造蘭氏。謂曰。主人念亡子若此。要見其今身乎。如賓大驚。乃問之。僧具以告。如賓遽適黨氏。女不肯出。父母曰。必不見則何辭。女曰。第告之云。其子身存及沒多岐。所耗王蘭之財盡未。聞此必不求矣。父母以告。如賓無言而退。既出。父母問其故。女曰。兒前身王蘭也。爲如賓所殺。死訴上帝。願爲子以耗之。故耗之且盡而死。

尼妙寂姓葉氏。江州尋陽女。嫁大賈任華。父昇與華之潭州不復。妙寂忽夢父泣。謂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殺爾夫者禾中走。一日夫有李公佐者。能辨隱語。謂妙寂曰。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猴申生也。車去兩頭。故是申字。門東草非蘭字耶。禾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亦申字。一日夫蓋春字耳。妙寂乃易服。泛傭江湖之間。聞有申村。村中有申蘭兄弟。默往求傭。年餘無知其非丈夫者。二盜飲醉。妙寂奔告有司。獲之。詞伏就法。得其所喪以歸。竟從釋教云。

嘉靖中。泗州蔣成者。屠沽於鴨嘴湖。有孤客以竹荷包。飲其店。成中夜酒之。沉於湖。匿其金。因而致富。既十餘年。逢端午。置酒會隣友。成於座中。忽舉青絲繫粽。汨羅江裏。吊忠魂。屬諸客對一人。號古澗者。先夕夢中有人教云。明當還對紫竹挑包。鴨嘴湖邊。謀客命。叮嚀曰。能言之。管取獲利。古澗以爲神。卽以是答之。成駭然失色。席散。獨留古澗。以二十金滅口。古澗亦不求其實。喜而歸。語其妻。妻曰。此冤鬼假子以雪之。不言將有禍。古澗首之。州及至官。成遂服辜。取客屍於湖如生。

杜陵韋元方。外兄裴璞。任邠州新平縣尉。元和五年卒于官。長慶初。元方下第。將客于隴右。出開遠門數十里。抵偏店。將憩。逢武吏躍馬而來。乃裴璞也。驚喜拜曰。兄去人間。復效武職。何從吏之。赴赴焉。裴曰。吾爲陰官。職轄武士。故武飾耳。元方曰。何官。曰。隴右三川。掠剩使。職司人剩財。而掠之。韋曰。何謂剩財。裴曰。數外之財。卽謂之剩。故掠之。曰。安知其剩。而掠之。裴曰。生人一飲一酌。無非前定。況財寶乎。陰司所籍。其數有限。獲而踰籍。陰吏狀來。乃掠之。或令虛耗。或羅橫事爾。言畢不見。

岳州刺史李公俊。興元中舉進士。連不中第。次年有故人國子祭酒通春官。包結者。拔成之。榜前一日。例以名問執政。初五更。俊將候祭酒。至門未開。立馬門首。傍有一吏。若外郡之公差。坐于其側。俄附俊耳曰。某乃冥吏之送進士名者。因出示俊。無名。垂泣曰。苦心筆研二十餘年。今復無名。奈何。曰。君成名在一年之外。今欲求之。亦非難。但于本祿耗半。且多屯剝。俊曰。名得足矣。客曰。于此取同姓者。去其名。易君名可耳。復援俊自注。從上有故太子少師李公夷簡名。欲措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祿重。未易動也。又其下有李

溫名。客曰可矣。俊乃措去溫字注俊字。客遽卷而行。明日春官懷其榜將赴中書祭酒揖問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迫于大權。難副高命。祭酒曰。平生交契。今日絕矣。春官遽曰。見責如此。寧得罪于權右耳。請尋勝措名填之。祭酒開榜。見李公夷簡欲措之。春官急曰。此人宰相處分。不可去。措其下。李溫曰可矣。及榜出。俊字果在。已前所措處。然俊筮仕之後。追敕貶降不歇于道。才得岳州刺史。未幾卒。

永新水窻劉先生。宋末將赴省試。夜忽見天若有崩裂狀。歎曰。天下事不可爲矣。遂反歸。道遇神卒。挾一策。問所如往。卒曰。吾奉上帝命。攝諸應死者。出手册示之。册首卽先生名。下註三刀下死。神卒曰。吾視若爲善士。爲若改下爲不。遂去無迹。先生自是避山中。一日出往邑城。遇元兵猝至。死者狼藉道路。先生乃伏匿亂屍中。被賊斫三刀。幸未斷脛。得善藥。越夕始蘇。人咸謂天活焉。

代國公郭元振。下第夜行失道。遠望燈火往投之。旣入門。聞東閣有女子哭聲。公問之曰。此有烏將軍者。每歲求婦。今父母以妾應選云。公曰。必救之。未幾二紫衣吏入而復走出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獨喜。旣而將軍入。公曰。聞今夕嘉禮。願爲小相。將軍者喜而延坐與對食。言笑極歡。公思取囊中利刀刺之。乃曰。某有少許鹿腊。得自御廚。願以獻。將軍大悅。公乃取鹿腊削之。將軍引手取。公捉其腕斷之。失聲走。視之。乃猪蹄也。天方曙。令人執弓矢刀鎗循血行入大穴中。因圍而火之。一大猪突煙走出。斃于圍中。鄉人共相慶。女辭其父母。泣拜從公。公多歧止之不獲。遂納爲側室。生子數人。皆任大官。願況喪一子。年十七。其子魂遊恍惚如夢。不離其家。未幾如被人執至一處。若縣吏者。斷令託生願家。復

都無所知。忽覺心醒。開目認其屋宇。兄弟諸親滿側。唯語不得。後又不記。年至七歲。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方敘前生事。歷歷不悞。弟妹小名悉遍呼之。抑知羊叔子事非怪也。卽進士顧非熊。

廣東按察司副使毛吉。成化時兩廣流賊掠郡縣。吉與知縣王麒等隨軍殺賊。奮不顧身。皆死于陣。初出軍時。給以官銀千兩充軍餉。委官余文司之。文憫吉死無以歸。以所餘銀密授其家人爲喪具。是夜僕之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走告近居沈經歷者。沈報僉憲胡榮。亟來視之。瞪目視胡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死于賊。固無憾。但余文所餘官銀。已付我家。雖官府無所稽考。我負污辱於地下矣。願亟以還官。毋污我言。畢。仆地漸甦。

附錄

閒鈔上

崔銑曰。士之好高也。有三欲焉。一曰匿。二曰譽。三曰便。夫不事事。則中之真僞混矣。非匿乎。迹奇取慕。事常取忽。非譽乎。玄則人莫測也。高則人莫階也。然後操縱由己。非便乎。然久則不可掩。夫子示學曰。主忠信而已矣。

夏蔡威公閉門而哭。傍隣窺牆而問曰。子何故哭泣。而至於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矣。吾數諫吾君。君不用。於是窺牆者聞其言。舉宗而去之。于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爲司馬。見威公縛在虜中。問

曰。若何以至於此。曰。吾何以不。至于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亦何以不。至于此哉。窺墻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

劉元城常曰。金陵亦非常人。其質朴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爲意。與司馬公同。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者爾。而諸人輒溢惡。此所以愈毀之而愈不信也。嘗記漢時大臣於人主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匡衡論朱雲。以爲雲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其一長。凡人有善有惡。若不稱其善。併以爲惡而毀之。則人必不信其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術乖僻。用之將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爲以財利結人主。如桑弘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其人素有德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則舉凡言之。不出于毀者。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趙德莊嘗宰餘干。趙忠定是其邑子。忠定初冠。多士適德莊在朝。忠定往謁謝。德莊語之曰。慎勿以一魁先置胸中。時以爲名言。

宋仁宗時。有張吳二士者。負縱橫才。不事干謁。而規禮聘。嘗作詩有踏破賀蘭掃清西海之句。韓范守邊。咸狂視之。異時二士刻詩石上。洒泣過市。二帥竟弗之省。二士無所適。遂亡走西夏。易名張元吳昊。觸夏主諱。聳其聽聞。夏國收爲謀主。勢日強大。關右震懼。遂不可制。韓公時爲四路招討。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提匕首入臥曰。某西夏張相公遣取相公頭。不忍加刃。第取金帶去。蓋宋君臣之用人狹矣。出胡子衡齊蕭曹之爲治也。猶良醫用藥然。蓋何時如重病方甦。參時如初起。節宣次第當如是耳。諸呂之際。諸公注

措如用兵。王陵其堂堂之陣也。平勃其按伏出奇者乎。事異而功同也。曰。留侯何如。曰。此當別論。無留侯無漢矣。其善用醫而善將將者歟。無染而識超者也。夫諸人俱非儒生學士者流。觀留侯授書老人。懿侯館賓蓋公。而戶牖之門多長者。似亦各有師承耶。若鄼侯之所以能全名令終若此者。實多鮑生召平與客之計。卽戶牖多算而交結絳侯。又自陸賈啓之。信夫用人則裕而足。己自用者拙哉。

儒生家類。謂安石圍棋賭墅。若不事事。忘國戚者。又多卽拆履事。證其矯情云。是迂腐之談也。方堅之重兵壓境也。江左時。惟倚安爲重耳。安如忡忡惶惑。則衆心搖。衆心搖則天下事去矣。安石此一局。卽決勝千里妙算也。後國家了此大事。乃欲不喜非情哉。

易曰。拔茅連茹。有味哉。一婁貞公相。則梁公進矣。梁公用而五龍諸僞。由此彙進焉。世稱苾唐桃李。爲梁公植之。而不知婁貞公其尤布種者耶。乃其功則遠矣。賢如梁公。尙隱其德。不知深乎深乎。世儒或謂其與弟詵語。若妮妮苟容然者。夫貞公所值何時哉。且兄弟俱被寵榮矣。夷明用晦。履盛能降。智矣哉。

子夏有言。事君能致其身。夫曰致身。致身云者。無論不愛生與榮利。卽慕節義之名而致身者。此致之未純者哉。蓋猶有躬之故矣。乃梁公不差女主。寧受屈辱。濱於危殆而不悔。此誠能致其身者。非耶。或曰。假使公不免於俊臣之獄。何以自白於天下。後世噫。社稷之臣。身已不有。欲白何爲。

有無功之功。有不爲之爲。以盧懷慎之才。較之姚崇。誠當袖手。然每事輒推之。殆庶幾乎古和衷之誼哉。假令盧公之才。與姚相埒。而日相角。天下事又不知何如矣。亦觀其疾時所屬璟輩語。與所引拔。其中了

了。若此者。豈真伴食者耶。書云。斷斷無技。此亦近似者非歟。

歐陽子諂陽城爲諫議。七年止廷論。陸贄及沮延齡相方兩事。謂德宗時多事。豈無急於此者。余謂不然。夫天下事又孰有急於黜陟相臣者哉。德宗時天下事固多。有一宣公在。已勤勤懇懇於章奏矣。城之默。默有以也。彼逐聲傍吻。賈譽取名。不識其微。不圖其大。賢如城者。或恥爲耶。

夷簡雖有崖谷。多疵類。要非龔龔不任事者。天聖明道間。倚公力多矣。聖功謂有宰相才。誠才哉。君子多過其擯。仲淹諸賢。與附廢郭后。議此誠無以解於人。人乃卽公後。能獎拔仲淹。頓忘舊卻。此在庸常人亦難矣。至於附帝廢后事。此猶有說。未可與滯域中之見者道也。夫以臣子視郭后。后固天下母。由仁宗視之。郭后婦道也。亦臣道也。忿爭至批上頸。顧可勸歟。余詳仁宗於后。方寵盛。非緣愛弛。考后終始。蓋最警敏人也。此一容忍。非堅冰之漸乎。武韋可鑒矣。仁宗故仁柔主。此其剛克處也。而謂爲盛德累非矣。夫一介士。尙可以叱狗蒸梨。故出其妻。而況天子邪。時論者謂許公不當順父出母。如爾則伯魚子思有遺議矣。仁宗謂公獨忘身殉國。夫有所試也。史中多摘公瑕。或亦以此故而蔽罪之。與公此等處。亦難向人陳道矣。

世君子談道者。類高韓范富諸名公之品。而惜其未知學云。以愚臆見。殊不然。宋之名相似多知學。顧其得有淺深高下。其功業亦以是爲差矣。夫君實以誠爲盡心行己之要。且曰。自不妄語始。蓋所謂主忠信者也。顧其悟處未徹耳。堯夫謂其人已到九分。誠不虛晦叔之學。以治心養性爲本。歐陽子稱其清淨寡。

欲有古君子風。所養可知矣。是無論已。卽呂聖功之清淨。李太初之冲雅。王孝先之沉毅。其學所入雖不同。固各有所得。非鹵鹵莽莽。直任性資。榜名誼爲者也。范希文筮仕。初若尙矯勵未融。然卽能識孫明復于貧窶時。又識張子厚於儻蕩時。可謂具隻眼矣。且中庸篇時尙未經諸儒表章。而公卽以此授子厚。非自有所見然耶。富彥國初抗直不撓。其英氣如出礦之金。乃晚年酷嗜內典。深究性命之旨。所謂禮失求野者歟。觀其入相時言論注措。所得非淺淺者矣。若韓稚圭。余詳其行事。想見其人。卽願執鞭。猶恐其不我欲也。嘗玩其喜雨詩云。須臾慰滿三農望。卻斂神功寂若無。其于學也。深乎深乎。世儒竟未有以知道歸公者。豈公唯以身發揮。不效世儒騰口吻耶。就歐陽永叔世都目爲文章家。余讀其文。非苟作者。似亦有所見矣。以上八條。出頌輔寶鑑。

胡子曰。周制閣人。領于冢宰。止供掃除。無假名器。矧曰兵權。唯漢和唐玄。古今至愚。乃首假以權。貽禍至毒。天地爲之倒列。日月彌以晦冥。身殲國亡。室闈不保。千載有餘悲焉。然則爲人主者。尙無以權假刑人。至喉癰不剪。浸成古今悲噓。而卒無抹也。於乎慎哉。其惟明辟。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夫任人者匪直佚也。人衆必周而不漏也。任力者匪直勞也。力寡必偏而不成也。任人者匪直不漏。彼蒙任者可以使不肖者肖也。任力者匪直不成。彼不蒙任者且將使能者不能也。此古今常試之驗也。

蔡文忠公喜酒。飲量過人。旣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酎。往往至醉。是時大夫人年已高。頗憂之。一日山東

賈存道先生過濟。文忠館之數日。先生愛文忠之賢。慮其以酒廢學生疾。乃爲詩示文忠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飲。終身未嘗至醉。

陶士行每飲酒有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殷洪源勸更少進。士行悽然曰。年少時嘗有酒失。慈母見約。故不敢過。

西蜀亂後。官府多不挈家以行。張忠定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巖峻。莫敢蓄婢使。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幘。自此官屬稍稍置姬。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仍是處女。

天聖中。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母后。見二侍婢老且陋。怪其過自貶約。對以丞相不許。因勸國封密市二少婢。或丞相問。但言吾意。國封遂買二女奴。一日文節歸第。二婢拜于庭。文節詢其所自。國封具以告。從容謂夫人曰。令二姬孟一老翁。甚無謂也。他日入見。宜以此懇奏。遽召宅老。呼二婢父兄對之折券。并衣著首飾與之。俾爲嫁資。

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師道卓立。名重一時。豐城侯李公隆居守。於先生最所敬重。過其第必留宴。宴或以家姬作樂。談笑竟日。未嘗一目之。常以拇指搯中指自持。翊旦。眎其指甲痕猶在。蓋恐失色於人也。其檢身之功如此。此其所以模範多士云。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卽舉所坐者送之。旣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嘗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練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卽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識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尙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又公嘗得一宅基。堪輿家相之曰。此當世出卿相。公曰。誠有之。不敢以私一家。卽捐其基建學。今蘇州府學是也。今世治黃白風水家言者。卽名賢哲士。無不入其說。觀此二事。世尙有足以繫公之念者乎。

楊尙書公致仕歸。長安舊居爲隣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公。公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王藍田性至狷急。旣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嘗忿藍田。極言罵之。藍田回面著壁。初不應之。半日奕去。始復坐。

林司寇公俊嘗過吳門。訪二泉邵公寶于里第。及門見邵公。經始建坊。大詫曰。盛德如公。亦效世俗子營此耶。邵公曰。公學科第雲仍。此故可省。某門第初起。立如制表宅里。似亦非過也。林公終不謂然。由此以

觀前輩名公以建坊爲詬矣。嘗謂人苟修德。卽華門蓬戶。後世仁賢且過而式之。德苟不類。卽今市童。豎多相指訕詬之矣。然則坊表之建。不爲播惡之具耶。而士紳以此煩擾有司。其識何卑卑也。

鶴林玉露曰。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木生於山。粟芽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癢。積日累月。化爲朽壤。蕩爲遊塵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數年不葬其親者。有旣葬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骨肉化爲仇讐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爲之也。若如璞之說。璞旣精於風水矣。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而後世方且信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爲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貴於唐而賤於今耶。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

司馬溫公曰。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相山川罔壘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干支。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

夫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耶。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命。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當福利耶。昔者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大尉公而下。始有棺槨。大尉公將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世子孫。葬必以時。知葬書之不足信云。

王先生鑿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則莫若復內朝之法。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大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奉天殿。卽古之正朝也。奉天門。卽古之外朝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則內朝之遺制乎。洪武永樂以來。常奏對便殿。今內朝無復。臨御常朝之后。人臣無復進見。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矣。夫外朝以正上下之分。內朝以通遠近之情。大

臣或三日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矣。司馬王公瓊曰。國初乘大亂之後。民多流離失恆產。然當是時。官皆畏法。不敢虐下。故建衛徙軍。多安其役。自後日漸承平。流罪者悉改充戍。故人有懷土之思。不能固守其新業。於是乎逃亡者十常八九。而清勾之令。遂不勝其煩擾矣。以軍伍消耗爲憂者。務嚴其法。然法益嚴而民益擾。終不能使之安其業而不逃。此非法之不善。勢不能也。蓋民貧不自愛。始輕犯法。又遠徙爲軍。亦必不能自存。所至逃逸者。其勢則然耳。至於遠年故絕軍戶。必使有以繼之。則其爲害滋甚。又惡乎其可乎。故今清軍之法。當以寬爲主。庶幾閭閻少得休息耳。況兵貴乎精。而按籍勾補者。率多老弱疲羸。糧餉費而無用。是二者之事理。又有不相當也。然變通之道。宜何如。亦曰。募其土著之精銳者。撫而用之。則兵亦不患其不足矣。

### 閒鈔下

國初科舉。第一場問四書疑一道。五經義各一道。第二場論一道。詔誥章表內科一道。第三場策一道。猶循元制也。洪武甲子鄉試。乙丑會試。初爲小錄以傳。然惟列董事之官。試士之題。及中選者之等第籍貫。經籍而已。其錄前後雖有序。然猶未錄士子之文以爲程式也。次科戊辰。加刻程文。自後永爲定式。但此後五科。其間命官列銜。或多隨時不一。永樂以後。其制始一定而不更易矣。然永樂中各省鄉試。猶有儒士主考官同考者。其序文亦不拘篇數。景泰中序文禁稱公考官。正用實授教官。序爲前後二篇。以兩

京爲法也。然兩京序文稱臣。獨與會試同云。按初場例出四書義三道。正統元年會試出大學論語中庸。而不及孟子。成化元年順天府鄉試出論語二道。孟子一道。而不及大學中庸。其後定大學中庸內量出一道。論語孟子各出一道。遂爲例。

古人寫書盡用黃紙。故謂之黃卷。顏之推曰。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雌黃與紙色類。故用之以滅誤。今人用白紙。而好事者多用雌黃滅誤。殊不相類。

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于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揭大石鏤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邪。南方之人謂水皆曰江。北方之人謂水皆曰河。隨方言之便。而淮濟之名不顯。司馬遷作河渠書。并四瀆言之。子虛賦曰。下屬江河。事已相亂。後人宜不能分別言之也。

今俗人食三長月素。按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州。唐人於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長月。節鎮因戒屠宰。不上官。是以天帝釋爲可欺也。妄誕可笑。

吳薛綜謂孫權曰。日南男女裸體。可謂蟲豸。五代盧程罵任圜曰。爾何蟲豸。按爾雅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豸字合丈介反。十二獬韻豸字下亦云。虫無足。侯思止曰。獬豸但能觸邪。按說文獬廌獸也。古者決訟令觸不直。廌字合丈解反。然四紙韻廌字下亦注獬豸獸名。然則廌與豸義本玄通。若有獬字下雖丈爾切。亦獸也。如止一字。縱丈蟹反。亦虫也。今人見御史舊有獬豸冠。單呼爲豸。可笑。

古人於圖書書籍。皆有印記。云某人圖書。今人遂以其印呼爲圖書。正猶碑記碑銘。本謂刻記銘于碑也。

今遂以碑爲文章之名。而莫之正矣。

民間俗諺。各處有之。而吳中爲甚。如舟行諱住諱翻。以箸爲快兒。幡布爲抹布。諱離散以梨爲圓果。傘爲堅笠。諱狼藉以郎槌爲興歌。諱惱躁以謝竈爲謝歡喜。此皆俚俗可笑處。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稱快兒者。敢當姓石。五代時人。劉知遠爲晉祖。押衙遺力士石敢當。袖鐵椎侍晉祖。與愍王議事。敢當鬪死。殺愍王左右。今人家門外所立之石是也。

古者后妃羣妾進御于君所。當御者以銀環進之。娠則以金環退之。進者著右手。退者著左手。卽今之戒指。又云手記。

纏足一事。謂之妖。古無此。蓋自妲己始。妲己乃雉精。足猶未變。故用裂帛纏之。後世習俗旣久。以足小爲美。

軒轅黃帝周遊。元妃累祖死于道。令次妃好媢監護。因置方相以防夜。蓋其始也。俗名驗道神。阡陌將軍。

又名是爲開路神。方相音放棄。方放也。相貌也。言其放肆形貌也。

吏人稱外郎者。古有中郎外郎。皆臺省官。故僭擬以尊之。醫人稱郎中。鑷工稱待詔。木工稱博士。師巫稱大保。茶酒稱院使。皆然。此胡元名分不明之舊習也。國初有禁。

鑰鑰云者。以其形如鑰耳。今鑰有圓身者。古制也。方身鑰近世所爲。唐人云。銀鑰卻收金鑰合。誤以開鑰具爲鎖。開鎖具自名鑰匙。亦名鎖匙。

新舉人朝見著青衫不著欄衫者。開始于宣廟。欲其異于歲貢生耳。及其下第送國子監。仍著欄衫。蓋國學自有成規也。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甚多。其大者數事。如前代公主寡。再爲擇婿。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與朝臣並任。有以功封公侯者。今中官有寵者。賜袍帶。有軍功者。增其祿食而已。前代重臣。得自辟任下僚。今大臣有專擅選官之律。前代文廟聖賢。皆用塑像。本朝初建國學。革去塑像。皆用木主。前代嶽鎮海瀆。皆有崇名美號。今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及歷代忠烈士。後世溢美之稱。俱令革去。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挾妓宿娼。有禁。甚至罷職不敘。

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家墳墓在傍者。當外徙。高皇云。此墳墓皆吾家舊隣里。不必外徙。至今墳在陵域者。春秋祭掃。聽民出入無禁。於此可見帝王氣象。包含徧覆。自異於尋常萬萬也。尙衣縫人云。上近體俱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法如此。大廟紅紵絲拜褥。立脚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貴家。佻達子弟。乃有以紵絲綾緞爲褲者。其暴殄過分。亦已甚矣。

移文中字。有日用而不知所自。及因襲誤用。而未能正者。姑舉一二。如查字音義與槎同。水中浮木也。今云查理查勘。有稽考之義。弔本傷也。慙也。今云弔卷弔冊。有索取之義。票與慙同。本訓急換。今以爲票帖。綽本訓寬緩。今以爲巡綽。盜本孟也。今以名鍤。胄錫本鉦也。今以名釧。屬又如闡朝。闡辦課程。其義皆未曉。其亦始於方言也。歟。價值爲價值。足穀爲足勾。幹運爲空運。此類尤多。甚者施之奏章。刻之榜文。此則承譌踵謬。而未能正者也。

佛本音弼。詩云。佛時仔肩。又音拂。禮記云。獸鳥者拂其首。註云。拂不順也。謂以翼戾之。禪本音擅。孟子曰。唐虞禪是已。自胡書入中國。佛始作符勿切。禪始音蟬。今人反以輔佛之佛。禪受之禪。圈科。非知書學者。姪本妻兄弟之女。古者諸侯之女嫁與諸侯。以娣姪從。左傳云。姪其從姑是已。今人稱兄弟之女爲姪。不知誤自何時。唐狄仁傑諫武后云。姑姪與母子孰親。姑姪見於此。然猶稱武姓之子爲姪。對姑而言之耳。此字隨俗稱呼則可。若施之文。不若稱從子族子之類之爲愈也。

書之同文。有天下者力能同之。言之同音。雖聖人在天子之位。勢亦有所不能也。今天下音韻之謬者。除閩粵不足較已。如吳語黃王不辨。北人每笑之。殊不知北人音韻不正者尤多。如京師人以步爲布。以謝爲卸。以鄭爲正。以道爲到。皆謬也。河南人以河南爲渴南。以妻弟爲七帝。北直隸山東人以屋爲烏。以陸爲路。以閣爲果。無入聲韻。入聲內以緝爲妻。以葉爲夜。以甲爲賈。無合口字。山西人以聰爲村。無東字韻。江西湖廣四川人以情爲秦。以姓爲信。無清字韻。歙睦婺三郡人以蘭爲郎。以心爲星。無寒侵二字韻。又如去字。山西人爲庫。山東人爲趣。陝西人爲氣。南京人爲可。去聲湖廣人爲處。此外如山西人以坐爲到。以青爲妻。陝西人以鹽爲年。以咬爲裏。台溫人以張敞爲漿搶之類。如此者不能悉舉。蓋習染之久。久則難變。非聰明特達常用心於韻書者。不能自拔於流俗也。馬之性善驚。故驚駭字從馬。女之性善妒。故嫉妒字從女。恙。說文曰。憂也。一曰。蟲入腹食人心。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無恙乎。今人稱疾爲微恙。貴恙。是又以

恙訓疾矣。

今人呼酌酒器爲壺瓶。按唐書太宗賜李大亮胡瓶。史炤通鑑釋文以爲汲水器。胡三省辯誤曰。胡瓶蓋酒器。非汲水器也。餅瓶字通。今北人酌酒以相勸釀者亦曰胡瓶。然壺字正當作胡耳。奏以呂政諱。以正月之正爲平聲。自漢至今。形之文辭詩歌。皆從平韻。奏法之嚴如此。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禮科給事中忌之。以激厲風俗之厲不從力。參付法司問罪。不知厲本古字。漢書凡云風厲勉厲。皆不從力。此吏亦不能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漢書故也。

兵科給事中閱兵部題本。以伎不從女。呼吏笞之。翌旦有不平者。令受笞吏執韻書以進。乃赧顏慰遣之。此蓋識俗字不識古字故也。凡遇人文字。所見未的。輒疵議之。後不能無悔也。

孟子鑽穴隙相窺。穴而隴切。今人皆讀作胡決切。非也。穴字相似而誤耳。

詩文小雅以十篇爲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爲什耳。今稱詩爲佳什。於義何取。

古諸器物異名。鳳最其形似龜。性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物其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蒲牢其形似龍而小。性好吼叫有神力。故懸於鐘之上。憲章其形似獸有威。性好囚。故立于獄門上。饕餮性好水。故立橋所。蟋蟀形似獸鬼頭。性好腥。故用於刀柄上。蠓蝻其形似龍。性好食雨。故用於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龍。性好文彩。故立於碑文上。金猊其形以獅。性好火烟。故立於香爐蓋上。椒圖其形似螺絲。性好閉口。故立于門上。今呼鼓了非也。蚴蚃其形似龍而小。性好立險。故立於護朽上。鯨魚其形似龍。好吞火。故立于屋

脊上獸物其形似獅子。性好食陰邪。故立于門額上。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出山海經博物志。

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漢壽本亭名。今人以漢爲國號。止稱壽亭侯。誤矣。漢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萬戶以上。或不滿萬戶爲縣。凡封侯視功大小。小爲亭侯。次鄉縣郡侯。雲長漢壽亭侯。蓋初封也。今印譜有壽亭侯印。蓋亦不知此而乃僞爲之耳。

摺疊扇一名撒扇。蓋收則摺疊。用則撒開。或寫作髮者非是。髮卽團扇。可以遮面。故又謂之便面。觀前人題詠及圖畫中可見矣。聞撒扇始於永樂中。因朝鮮國進撒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爲之。南方女人皆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女婦亦有用撒扇者。

結屋枋湊合處必有牝牡筍。俗呼爲公牡筍是也。

馬以牝稱課。蓋唐計歲課駒故也。見輟耕錄。

檀弓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註云。士重木長三尺。始死作重。以依神。殷禮始殯時置重于殯廟之庭。及成主。則懸於新死者所殯之廟。周人則徹而理之。此承重之義也。

古優女曰娼。後稱娼老婦曰鴇。考之鰓魚爲衆魚所淫。鴇鳥爲衆鳥所淫。相傳老娼呼鴇。意出于此。

二郎神衣黃彈射擁獵。夫實蜀漢王孟景像也。宋藝祖平蜀得花蕊夫人。奉景小像於宮中。藝祖怪問。對曰。此灌口二郎神也。乞靈者輒應。因命傳于京師。令供奉。蓋不忘景以報之也。人以二郎挾彈者卽張仙。

誤也。二郎乃詭詞。張仙乃蘇老泉所夢仙。挾二彈以爲誕子之兆。因奉之。果得軾轍二子。見集中。天下有真武廟。按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玄武乃北方七宿之象。而傳記所謂龜蛇也。宋有天下尊崇聖祖。嫌名玄朗。改玄爲真。道家者流謂神有名字里居。真武經又有披髮跣足。世遂塑黑衣翩翩披髮按劍而坐。腳踏龜蛇。一何悖耶。宋祭酒訥。宋學士濂常辨之。

跬一舉足也。音奎。倍跬謂之步。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然則八尺曰尋。丈六尺曰常。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又云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一升也。然則飲酒不過三升。噉飯止數升。乃謂少耳。若今之升非小也。

有虫名蝨。好于絲髮上自縊而死。故縊傍猶益。蝨一名縊女。物性固有如此者。

象膽按四時在四足。熊膽亦在四足。魚膽春夏近上。秋冬近下。蚺蛇膽隨擊而護。

陳所敏云。鵠能救水。故水宿之物莫能害。鳩能巫步。禁蛇。故食蛇。啄木遇蠹穴。能以嘴畫字而成符。蠹魚自出。鴉能隱巢。故鷺鳥莫能見。燕噉泥常避戊巳日。故巢不傾。雀有長水石。能于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卽噉艾置巢中。燕遂避去。此皆鳥之有智者也。巫步又曰禹步。蓋以禹爲百神所畏。而行步蹇跳。巫故效之以令百神也。

楊用修紀安寧州潮泉。一日三溢三蘸。連州水下流有斟溪。一日十溢十竭。貴州城外有漏洩。一日百溢百竭。應漏刻焉。可謂奇聞矣。因筆之。

物之瘦者蜈蚣。輕者蝴蝶。嶺南異物志見有物如滿帆過海。將到舟。競以物擊之。破碎墜地。視之乃蝴蝶也。海人去其翅足。稱肉得八十斤。噉之極肥美。葛洪遐觀賦。蜈蚣大者長百步。頭如車箱。屠裂取肉。白如瓠。南越志云。大者其皮可以鞞鼓。其肉暴爲脯。美于牛肉。

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鹿以夏至墮角而應陰。麋以冬至墮角而應陽。鹿肉暖以陽爲體。麋肉寒以陰爲體。以陽爲體者以陰爲末。末者角也。故麋茸補陽。利于男子。鹿茸補陰。利于婦人。見王楙所著甚明。今人不惟一概作男子補精益血之劑。于麋鹿亦不能辨矣。

今人稱泰山五大夫。俱云五松樹。至不能得其數。以爲疑。獨黃美引史記載秦始皇上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爵也。此語可證千古之誤。

今人不知措大之說。李濟翁載措大四說。其一以士人貧居新鄭之野。以驢負醋而鬻。邑人指其醋馱而號之。又曰。鄭有醋溝。士流多居其州溝之東。以甲乙名族。故曰醋太。然則措大當作醋太。曰驢曰醋。皆自鄭地起也。濟翁以爲不然。乃曰。謂其能舉措大事而已。

宋世於郡縣立慈幼局。凡貧家子多欲厭棄不育者。許其抱至局。書生年月日。局置乳媪鞠視。他人家或無子女。卻來局取養之。歲侵。子女多入慈幼局。道無拋棄者。信乎仁澤之周也。

左傳都城過百雉。釋者謂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陸氏埤雅謂雉飛崇不過丈。長不過三丈。又雉性妒。壘設疆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內。以一雉爲長。

盧多遜既卒。許歸葬。其子察護喪。權厝襄陽佛寺。將易以巨槨。乃啓其屍不壞。儼然如生。遂時易衣。至祥符中亦然。蓋五月五日生也。釋氏得之。當又張大其事。若今之所謂無量壽佛者矣。

韓退之子昶。改金根車爲金銀車。貽笑於世。二子綰袞皆擢第。袞爲狀元。退之名若山斗。而不聞世有知狀元袞者。史亦闕之。以此知科名之不足恃也。

陸象孫謂投名刺。既稱頓首。不當復言拜。故爾。然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又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卽今之揖也。好奇者有稱肅拜。不知其處於倨。而稱頓首者。亦無所不可。若稱奇拜。褒拜亦通。

野客叢書。影字古用景字。葛洪撰字苑。始加彡爲影。戰陣之陣。古用陳。王右軍小學阜旁作車爲陣。隋國隋州。古用隨。楊堅以其近遁。走去走作隋。疊字古作壘。王莽以三日大盛。改從三田作疊。古之對字。莘下從口。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罪字自下從辛。始皇以字形似皇字。遂改從网。從非。古劭字從刀。劉宋太子名劭。而惡字文爲召刀。遂改刀爲力。

尙書之尙。本當作上音讀。或曰秦時人臣避上字。故作常音。至今因之不改。若二十八宿音秀。則洪景盧以爲當如本音。且引說苑辨物篇曰。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按宿之音秀。北音誤之。蓋元詞曲皆入秀字去上韻。至宿州之宿。則入徐字。而以近徐州。故別呼爲南徐州。北音之謬若此。

左傳幣錦二兩注云。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一兩一疋也。然則一端不可以言一疋。公羊傳乘馬束帛。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象地。然則今人以一疋帛爲束帛亦非也。

泗州僧伽頂有一孔。以絮窒之。發絮則異香出。氤氳滿室。佛圖澄左乳下一孔。圍七寸。亦以絮窒之。夜欲讀書。發絮則光照一室。時時水邊引腸胃滌之。復納於內。物理有不可致詰者。重瞳四乳。不足道矣。

今人稱法令曰令甲。以漢宣帝詔令甲死者不可生。然是法令首卷。曰江充傳註令乙騎乘行馳道中。章帝詔曰。令丙篋長有數見。鼠璞甚明。然則令乙者第二卷也。令丙者第三卷也。漢律當有十卷。

每見人稱前導者伍伯。晉書賈充戲庾純云。君行常在入前。今何以後。蓋純之先人有爲伍伯者。按古今注云。一伍之長也。五人爲伍曰伍伯。一曰戶伯。漢制兵吏五人一戶一竈。每竈四直一伯。故曰戶伯。又曰大伯。諸王公行戶伯服赤幘。纁衣常鞮。率其伍以導引也。

楊用修著赤牘清裁。既不序赤名。所以唯於秣林伐山載禽經云。雝上無尋。鷄上無常。雉上有丈。鷄上有赤。云亦與尺通。莊子云。斥鷃斥亦尺也。此其所以謂之赤牘歟。然則謂之斥牘亦可乎。按漢西嶽石闕銘云。弘農太守常山元氏。張勳爲西嶽華山作石闕。高二丈二赤。又北齊平第寺碑云。銅像一軀。高二丈八赤。廣州記稱鰕鬚長四赤。然則赤果與尺通也。余故於廣赤牘改正作尺。而記於此。以見用修未視二碑也。

中國初無西瓜。見洪忠宣皓松漠記聞。蓋使金虜。貶遞陰山。於陳王悟室得食之。云種以牛糞。結實大如

斗絕甘冷。可獨暑疾。丹鉛餘錄引五代邵陽令胡蟾陷虜記云。於回紇得瓜。名曰西瓜。其言與忠宣同。以爲至五代始入中國。按忠宣使虜。乃稱創見。則蟾嘗之於陷虜之日。而不能種之於中國也。其在中土。則自靖康而後。其在江南。或忠宣移種歸耳。

古有稱金貂者。常侍侍中插貂以金爲柱也。漢稱金紫者。金印紫綬也。其後江左入銜曰。金紫光祿。銀青光祿。猶此意也。唐所謂金紫者。紫衫金帶也。又賜紫及金魚袋。後元復以金紫銀青入銜。國初亦因之。印在秦漢以爲佩服之章。至六朝尙因之。故至小。其丞相列侯不過寸餘。不以施奏牘也。唐用龜魚以代印。而印用之奏牘矣。至明而印之寸分加大矣。明之所謂綬。非綬制也。苦也。其牙牌則以代印及龜魚也。古王公列侯皆金印。丞相將軍亦金印。今法親王金寶。一二品銀印。餘皆銅印。古印列侯存者多銅印。人不能曉。所謂按古賜印外。許得自製銅木牙印。蓋倣印製而爲之。金銀印不能存。而銅獨得存故也。

唐時宰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綾紙。至宋則用織成花綾。以品次有差。宋敕俱草書。後用三省長官僉押尙書印。然無御寶。當時每授官則有之。至國朝考最始給與。一品至二品皆誥。六品以下勅。花色殊異。公侯一品玉軸。伯及二品犀軸。三品四品鍍金軸。餘角軸。內唯御寶加於年月之上。其特使則有勅。勅用小龍墨欄黃紙。

傳燈錄謂二祖慧可初事達磨。嘗斷一臂置前。達磨知是法器。始傳以祖心印及楞伽經。至續高僧傳則云。周滅佛法。可與林法師同學。共護經像。遭賊斷臂。以法御心。不覺痛苦。火燒斫處。血斷帛裹。乞食如故。

曾不告人。後林又被賊砍其臂，叫號通夕，可爲治。爨乞食供林，林怪可，手不便，怒之，可曰：餅食在前，何不自爨？林曰：我無臂也，可不知耶？可始曰：我亦無臂，復何可怒？二記皆開士所述，而慧可一臂，一以爲求法，一以爲遇寇，不同乃爾。

弔字矢貫弓也。古者葬突中野，禮貫弓而弔，以除鳥獸之害。

周禮方相氏毆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虎與柏，墓上樹柏，路口致虎爲此也。

或言狼狽是兩物，俱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狼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

鯢魚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含水上山，以草葉覆身，張口，鳥來飲水，卽吸食之，聲如小兒，峽中人食之，先縛於樹，鞭之，身上白汗出如構汗，此方可食，不爾有毒。

蟹八月腹中有芒，芒真稻芒也，長寸許，向東輸與海神，未輸不可食。

蟬未脫時名復育，相傳言蛭蟻所由，秀才韋翹莊在社曲，常冬中掘樹根，見復育附於朽處，怪之，村人言蟬固朽木所化也，翹因剖一視之，腹中猶實爛木。

冷地，申王有肉疾，腹垂至肝，每出則以百練束之，至暑月嘗肝息不可過，玄宗詔南方取冷地，長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握冰，申王腹有數約，夏月置於約中，不復覺煩暑。

蚊害物蟲也，凡有血氣者恆病焉，然其所化不一，江南有子子，生洿水中，好屈伸水上，見人泳去，久則蛻爲蚊，此虫化也，塞比有蚊母草，草楸而蚊變，嶺南有蚊子木，實橘盧橘，熟則綻，蚊出實空，此草木化也，江

東有蟲母鳥。生池澤茹蘆中。黃白雜文。鳴如鴿。每鳴吐蚊一二升。此禽化也。

人順生。草木倒生。禽獸橫生。胎生者九竅。卵生者八竅。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瞑。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瞑。濕生者眼無胞而不寐。化生者眼無竅而有光。草木可插而活者。胎生類也。以實而產者。卵生類也。荷芡濕生也。芝茵化生也。有雌無雄。龜鱉是也。有雄無雌。蜂螿是也。龜雖有鼻而息以耳。牛雖有耳而聽以鼻。龍蜃能飛而無翼。鵝鴨有翼而不飛。陽鳥之飛。頭伸而足縮。陰鳥之飛。頭縮而足伸。馬之臥起。自前足。牛之臥起。自後足。鹿豕直行。蛇蚓曲行。郭索橫行。菟躡卻行。率然兩頭行。蜈蚣屈伸行。木皆中實。而娑羅樹則中空。竹皆中空。而廣藤竹則中實。沉香木至輕也。而水浸之則沉。中冷泉亦水也。而錫器盛之洩。昆吾刀亦金也。而可以切玉。蕭山火至涼也。而可以供爨。物生之不齊。類如此。造物者果有窮乎哉。

與之齒者去其角。音六付之翼者兩其足。甘瓜則抱苦蒂。美棗則生荆棘。荔枝非名花。牡丹無佳實。鷹鷂能搏鳩雁。而反受逐於鵲。鵲能搏鷂鷲。而不能得飛。鵲雉善聽。狼善視。狐善疑。猶善豫。駱駝善知泉。象善知地虛實。而終不免於人之手。物各有能有不能也。

虹蜺或能盜酒。雷霆或能書字。草能指佞。虫能書葉。硫黃可以乾汞。水銀可以化錫。德化之水可以煮鐵。爲銅。置陽遂于日中而火出。陳方諸於月中而水生。銅山崩而洪鐘自鳴。神劍藏而龍光不掩。金石之品。或陰極而飛。或逢陽而起。磁石可以引針。琥珀可以拾芥。雉羽可以候雨。鵲尾可以占風。終歸知往。猩猩知來。

百粵間有草。結實如小毬。俗名顛茄。服之則心狂顛倒。惑亂叫嘯。騰舞竟日。不能自止。若爲鬼物所憑者。魏賈璠家累千金。博學善著作。有倉頭善別水。常令乘艇於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器可色赤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酒之芳味。世中所絕。

禹治水獲無支祈。形如獼猴。力踰九象。命庚辰制之。鎖于龜山之足。淮水乃安。

待制查道奉使高麗。見沙中一婦人。紅裳雙袖。髻鬢紛亂。肘後微有紅鬣。查命扶於水中。拜手感變而沒。乃人魚。

元載不飲。人以針挑鼻尖。出一小虫。謂之酒廢。卽日飲一斗。

福建按察副使沈文敏。其母隨養時。雙目失明。延一醫療之。云障翳已重。藥不能效。乃先藥之使不知痛。尋以物撥轉眼睛向內。一面向外。封閉三日而開。視物無一不見。云眼睛惟兩角有筋繫之。故可撥轉。然非削鼻壅手不能也。

成化壬辰三月。鷹揚衛巡捕官捉一僧人。領一男子可十七八腹中能語。人問之。腹中應答可怪。及觀醫書治奇疾方。有人腹中有物作聲。隨人言語。謂之應聲虫。當服雷丸自愈。則知乃疾也。非怪也。

丁大用征嶺南。入賊境掠得寇稻。以給軍食。京軍以刀盞爲白。邊鄙老校笑其拙。教於高阜擇淨地。坎之如臼。然煎茅火鍛之。令堅實。乃置稻其中。伐木爲杵。以椿甚便。

大宗以北兵渡淮時。無一葦之楫。有人于囊中取乾豬脬十餘。內氣其中。環著腰間。泗水而南。徑奪舟以

濟。

漢時南方有虫其形如蟬其子著草葉如蚤種得子以歸則母飛來就之殺其母以血塗八十一文又以其子塗八十一文凡市物或先用母子復飛歸循環無已名曰青蚨錢。

## 後跋

蓋余劉夫子好友之素。亶乎天植哉。有朋自遠來則安之。夫子循循。若旨若飴。望廬而至者。依依已已。又曰發舒濼灑。蕩漾神情。則標揭單中。乃或有不中於旁引曲喻也者。所繇賢奕編作焉。博奕猶賢。夫固謂已之則博奕賢也。苟得其所。以不已。又豈其博奕也者。是賢乎。將抱槩而誦之。而惟之。而有不類觸心醒。愜然曠然者。真人情甚相遠耶。言論猷爲各呈心精。巷說街譚。乃見天則。然後而今。知臭腐神奇在所化耳。富哉言乎。以言乎來者之計。則備矣。雖然。奕秋誨奕。致志者得。若猶是二三其德。秋亦未如之何也已。小子固思援繳射鵠者。讀是編而悅之。以告於家大人。家大人曰。有是哉。盍請梨諸。爰圖梨之。以明夫子之好友。門人永新賀應甲跋。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編 奕 賢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編纂者 劉元卿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D一三六八

徐

(本書校對者董文淵)



3
4
2940